



景傷寒論一書天

引伸觸類闡發神明

仲景論外旁溢一辭後有

乙諸書文義浩渺難以精研用是

與俾觀者爽然心目合之傷寒論可以濟川之舟楫烹魚之釜

辭也夫人患無性靈不患無理道世患無理道不患無知我古君子

要必
天地

解四

所不
幾一遇

混沌初開聖神首出民用未興藥草先備醫道之關性命為何如哉軒轅帝尊其臣岐伯為天師每聞典要必
 載拜敬受金匱玉函珍藏其文由茲神工繼起倉扁而下代有傳人或發揮方書或抽揚脈理非不燦然天地
 間然能神悟於靈蘭之先獨探夫鴻濛之秘從無文之文解畫前之卦使讀者因象得義因義得神冥入無垠
 顯傳衣帶則曠世以來未易覲也晚世道降術升醫事之不振久矣昌一人即身為標言為的而獨吹無和少
 見多怪此理一晦黑若夜行心竊憂之於是杜門樂饑取古人書而尚論之然而泛涉則管窺蠡測終身莫殫
 攬要則玄殊妙諦周象可求不知古人與我俱範圍於道者也同于穆然無朕中而剖抉性命之微古人所言
 皆我固有觀天之道觀我之生機非相貸古人既往有我負荷韞藏待剖抉絲待理責難他誣昔阿難問世尊
 曰古佛以何人為師世尊答曰以吾為師此即誕生所指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之旨可見吾之分量天地古今
 莫得而圓但非昌之所敢舉揚者也昌意中祇求精神呼吸實與古人潛通一脈若啓迪於愚衷稟承於親面
 凡有闡述如陽隱方緒之得水火天然感召泯絕思議於以快吾尚論之本懷耳雖然高明之弊說經創解
 其事多僭固陋之弊亦多襲義其事多竊惟僭與竊一念好名終古貽害覆轍相尋可無懼乎昌不揣嘗慨仲
 景傷寒論一書天冠地符為眾法之宗群方之祖雖以後人知見反為塵飯毒羹莫適於用茲特以自然之理
 引伸觸類闡發神明重開生面讀之快然覺無餘憾至春溫一證另闢手眼引內經為例曲暢厥旨究不敢於
 仲景論外旁溢一辭後有作者庶不為厚索旁趨得以隨施輒效端有厚望焉顧窮源千仞進求靈素難經甲
 乙諸書文義浩渺難以精研用是參究仲景金匱之遺分門析類定為雜證法律十卷彈思九載擬議以通玄
 奧俾觀者爽然心目合之傷寒論可以濟川之舟楫烹魚之釜鬻少塞吾生一日之責即使貽譏於識者所不
 辭也夫人患無性靈不患無理道世患無理道不患無知我古君子執理不阿秉道不枉名山國門庶幾一遇

氣求聲應今昔一揆是編聊引其端等諸燭火俟夫圓通上智出其光華於以昭徹玄微與黃歧仲景而合轍
昌也糠粃在前有榮施矣
順治戊子歲孟夏月南昌喻昌嘉言甫識

論篇總目

卷一

太陽經上篇計五十三法

太陽經中篇計五十八法

太陽經下篇計二十四法

卷二

陽明經上篇計三十九法

陽明經中篇計三十一法

陽明經下篇計三十三法

卷三

少陽經全篇計二十一法

附合病計九法

附併病計五法

附壞病計二法

附痰病計三法

卷四

太陰經全篇計九法

少陰經前篇計二十五法

少陰經後篇計九法

厥陰經全篇計五十五法

附過經不解病計四法

附差後勞復病計六法

附陰陽易病計一法

尚論張仲景傷寒論大意

後漢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當世兆民賴以生全。傳之後世。如日月之光華。旦而復旦。萬古常明。可也。斯民不幸。至晉代。不過兩朝相隔。其卒病論六卷。已不可復覩。即傷寒論十卷。想亦劫火之餘。僅得之讀者之口。授故其篇目先後差錯。頗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為校正。大醫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編集成書。共二十二篇。後人德之。稱為仲景之徒。究竟述者之明。不及作者之聖。祇令學者童而習之。白首不得其解。雖有英賢輩出。卒莫能舍叔和疆畛。追溯仲景淵源。於是偶窺一斑者。各鳴一得。如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賈之流。非不互有闡發。然不過為叔和之功臣止耳。未見為仲景之功臣也。今世傳仲景傷寒論。乃宋祕閣臣林億所校正。宋人成無已所詮註之書也。林億不辨朱紫。故粟謂自仲景于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其間如葛洪陶景胡洽徐之才孫思邈輩。皆不及也。又傳稱成無已註傷寒論十卷。深得長沙公之秘旨。殊不知林成一家。過於尊信叔和。往往先傳後經。將叔和緯翼仲景之辭。且混編為仲景之書。況其他乎。如一卷之平脈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馴。反首列之以錯亂聖言。則其所為校正。所為詮註者。乃仲景之不幸。斯道之大厄也。元秦定問。程德齋作傷寒論法。尤多不經。國朝王履并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亦竊疑之。謂仲景書甚平易明白。本無深僻。但王叔和雜以己意。遂使客反勝主。而仲景所以創法之意。淪晦不明。今欲以傷寒例居前。六經病次之。類傷寒病又次之。至若雜病雜脈雜論。與傷寒無預者。皆略去。計得二百八十三條。并以治字易法字。而曰二百八十三治。雖有深心。漫無卓識。亦何足取。萬歷間。方有執著傷寒條辨。始先即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經之旨。然未免失之過激。不若愛禮存羊。取而駁正之。是非既定。功罪自明也。其於太陽三篇。改叔和之舊。以風寒之傷營衛者分屬。身識超越前人。此外不達立言之旨者尚多。夫率千有

餘年若明若昧之書欲取而尚論之如日月之光昭宇宙必先振舉其大綱然後詳明其節目始為至當不易之規誠以冬春夏秋時之四序也冬傷於寒春傷於濕夏傷於暑秋傷於燥暑熱者四序中主病之大綱也舉三百九十七法分隸於大綱之下然後仲景之書始為全書其冬傷於寒一門仲景立法獨詳於春夏秋三時者蓋以春夏秋時令雖有不同其受外感則一自可取治傷寒之法錯綜用之耳仲景自序云學者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可見引伸觸類治百病有餘能況同一外感乎是春夏秋之傷溫傷熱明以冬月傷寒為大綱矣至傷寒六經中又以太陽傷一經為大綱而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為大綱何也大綱混於節目之中無可尋繹祇覺其書之殘缺難讀今大綱既定然後詳求其節目始知仲景書中矩則森森毋論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法通身手眼始得一點出讀之而心開識朗不復為從前之師說所燻浸假跡其道而升堂入室仲景彌光而吾生大慰矣知我罪我亦何訂哉

尚論仲景傷寒論先辨叔和編次之失

嘗觀王叔和彙集扁鵲仲景華元化先哲脈法為一書名曰脈經其於仲景傷寒論尤加探討宜乎顯微畢貫曲暢創法製方之本旨以啟後人之信從可也乃於彙脈中間一彙證不該不貫猶曰彙書之常也至於編述傷寒全書苟簡粗率仍非作者本意則吾不知之矣如始先序例一篇蔓引贅辭其後有與不可諸篇獨遺精髓平脈一篇妄人已見總之碎剪美錦綴以敗絮盲鼓後世無繇復觀黼黻之華泥於編述大意私淑原委自首至尾不叙一語明是賈人居奇之術致令黃歧一脈斬絕無遺悠悠沿習至今所謂千古疑竇至此莫敢欲直溯仲景全神不得不先勘破叔和如太陽經中證緒分頭後學已難入手乃更插入溫病合病併病少陽病過經不解病坐令讀者茫昧靡諸五穀雖為食寧設不各為區別一概混種混收鮮不貽新者食者之困矣口易明經中是次中景偶舉問答一端隸於篇首綱領倒置先後差錯且無扼要至於春血夏熱之登

當另立大綱。顯自名篇者。過惜然不識此等大關一差。則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傷於暑。熱之旨盡晦。致後人誤以冬月之方。施於春夏。而歸咎古方之不可以治今病者。誰之過歟。至於霍亂病。陰陽易差。後學復等証。不過條目中事耳。乃另立篇名。與六經並峙。又何輕所重。而重所輕耶。仲景之道。人但知得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墜也哉。

尚論仲景傷寒論先辨林億成無已校註之失

王叔和於仲景書。不察大意。妄行編次。補綴尚存闕疑。一綫觀其篇首之辭。謂瘧濕暍雖同為太陽經病。以為宜應別論者。其一徵也。觀其篇中謂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要旨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者。其一徵也。觀其篇末補綴脈法。分為二篇。上篇仍仲景之舊。下篇託仲景以傳。猶未至於顛倒大亂者。其一徵也。第其不露補綴之痕。反以平脈本名。易為辨脈。而陰行一字之顛倒。此吾所為譏其僭竊且。若夫林億之校正。成無已之詮註。則以脈法為第一卷矣。按仲景自叙云。平脈辨証。為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則脈法洵當隸於篇首。但晉承漢統。仲景遺書未泯。叔和補綴之言。不敢混入。姑附於後。不為無見。二家不察。竟遺編篇首。此後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詎能辨其孰為仲景。孰為叔和乎。然猶隱而難識也。其序例一篇。明係叔和所撰。何迺列於第二卷。豈以仲景之書。非序例不能明耶。即使言之無弊。亦無先傳後經之理。況其曼引贅辭。橫插異氣。可瑜足瑕。何所見而崇信若是。致令後學畫蛇添足。買櫝還珠。煌煌聖言。千古無色。是二家羽翼叔和以成名。此與長君逢君無所逃矣。至其註釋之差。十居六七。夫先已視神髓為糟粕矣。更安望闡發精理乎。

駁正王叔和序例

王叔和序例傳習已久。中人已深。欲削去之。而坊刻盛行。難掩衆目。姑存原文。駁正其失。以定所宗。非故攻擊前賢。實不得已之恩耳。

陰陽大論云。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凜冽。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且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為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引

用內經足見大意。然入一毒字。使開過端。

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寒邪踈肌膚而入。辛苦之人。邪藏肌膚則有之。若膏粱輩。

冬不藏精者。其寒邪且有藏於骨髓者。矣。是未可以一端定也。

至春變為溫病。變字下得怪誕駭人。設謂春氣既轉為溫。則病發不當名傷寒。當變其名為溫病。則正矣。

至夏變為暑病。此一語尤為無據。蓋暑病乃夏月新受之病。豈有冬月伏寒。春時不發。至夏始發之理乎。

設謂夏氣既轉為熱。外邪當變名為熱病。則正矣。

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此一語更添蛇足。設有冬時伏寒。至春不發。其邪本輕。可知豈有反重於溫之理。

乎。其誤始於楊操。

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非氣行之氣也。內經但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未嘗言。

夏必病暑也。但言夏傷於暑。秋必咳瘧。未嘗牽引冬春也。其意蓋謂春月之病。始於冬。秋月之病。始於夏耳。

此等關頭不徹。故以溫熱病並舉。故謂暑重於溫。

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

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未明傷寒。先明異氣。借客形主。似無不可。但。

傷寒要領。全不掣出。通篇有客無主。殊不可耳。

夫欲候知四時正氣為病。及時行疫氣之法。皆當按斗歷占之。九月霜降後。宜漸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節。

各。至春分。則凡有獨。至夏至。則凡有。至秋分。則凡有。至冬至。則凡有。

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霜露體中寒即病者謂之傷寒也其冬有非節之暖者名曰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疊亦有輕重為治不同證如後章漫衍已意明異氣之輕重不同於仲景之文無涉况所言紕謬證如後章其意指篇後溫瘧風溫溫毒溫疫為言此無識之最者也然後來諸家偏奉之為祖詎非得所托而傳信耶真繁之奪先鄭聲之亂雅樂矣詳辨附序列後

解 到底說變為溫病真是誑淫生心

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為時行寒疫也此正春溫夏暑秋濕三氣主病之時何乃全不序及反重行夏秋之異氣攪亂經常豈以三時原無正氣主病乎抑仲景論中原無綱領可求乎可見醫事自晉代已失所宗何況今日哉

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為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為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為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以陽氣為暴寒所折而分病熱之輕重前云暑病重於溫從此左見耳叔和未嘗序明溫暑病也茲云異氣病與溫暑病相似但治有殊然則溫暑病將何似耶將何治耶殊漏多矣

十五日得一氣於四時之中一時有六氣四六名為二十四氣也然氣候亦有應至而不至或有未應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過者皆成病氣也但天地動靜陰陽鼓擊者各正一氣耳是以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之怒蔓衍內經不見大意

是故冬至之後一陽爻升一陰爻降也夏至之後一陽氣下二陰氣上也此復姤二卦之義引入序例不切斯則冬夏二至陰陽合也春秋二分陰陽離也此分至之義內經謂至則氣同分則氣異何等明顯纔換合

離二字便自駭觀

陰陽交易人變病焉。內經謂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何等圓活。纔換交易變病等字便費解。此變溫變暑所

自來乎。

此君子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順天之剛柔也。內經謂養陽以涼。以寒。養陰以溫。以熱。所以然者。從其根故也。

妙義合為疏出

小人觸言。必嬰暴疹。須知毒烈之氣。留在何經。而發何病。詳而取之。前云寒毒藏於飢膚。此云不知留在何

經。而發何病。非故自相矛盾。其意實為溫瘧。風溫。溫毒。溫疫。作開山祖師也。後人孰辨其為一場懵懂乎。

是以春傷於風。夏必滄泄。夏傷於暑。秋必病瘧。秋傷於濕。冬必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必然之道。可不審

明之。此傷於四時之正氣。而為病者。但內經先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乃至傷風傷暑。以次遞及。春夏秋

三時之病。多始於冬。秋冬二時之病。多始於夏。耳。然滄泄與咳嗽。兼涉內因。惟傷寒傷溫傷暑。方是外感之

證。仲景會此意。故以傷寒立論。而包舉溫暑在內。如絲入扣。始非不知而作。若叔和引經。止以春夏秋久為

序。渾與流俗之見無別矣。此歧路之紛趨。所由來者遠也。

傷寒之病。逐日淺深。以施方治。今世人傷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對病。或日數久淹。困乃告醫。醫人又不依次

第而治之。則不中病。皆宜臨時消息制方。無不效也。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症候。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

者。擬防世急也。仲景之書。叔和但言搜採。其非寤寐神遊可知。所以不親作者之原。漫無表章之實。孰謂叔

和為仲景之徒耶。

又土地溫涼高下不同。物性剛柔。倉居亦異。是故黃帝興四方之問。歧伯舉四治之能。以訓後賢。開其末悟者。

病之正宜。而兩番也。仲景於黃歧之道。以述為作。另闢手眼。叔和凡引內經之文。皆非典要。安能發明其

什一。

凡傷於寒。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若兩感於寒而病者必死。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以其脈上連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強。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以其脈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以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此三經皆受病。未入於府者。可汗而已。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以其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噎乾。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以其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以其脈循陰器。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此三經皆受病。已入於府。可下而已。

入府未入府。少變內經入藏原文。此處却精。

若兩感於寒者。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二日陽明受之。即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語。三日少陽受之。即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則營衛不行。府藏不通。則死矣。其得病陰陽兩證俱見。其傳經亦陰陽兩經俱傳。則邪氣瀰滿充斥。法當三日主死。然必水漿不入。不知人者。方為榮衛不行。府藏不通。更越三日而陽明之經脈始絕也。引內經微旨。序兩感病甚精。

其不兩感於寒。更不傳經。不加異氣者。至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也。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歇也。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也。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乾。乾當作潤。已而嚏也。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人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自凡傷於寒。則為病熱。至此皆內經執論篇原文。叔和但增更不傳經八个字。便有許多牽強。

若過十三日以上。不問尺寸陷者大危。尺寸之脈深陷。正氣衰微。莫能載邪外出。既已過經。其病不問。誠為

危候

若更感異氣變為他病者。當依舊壞症病而治之。

仲景於壞症全不立法。其太陽經之壞症。知犯何逆。原用

太陽經本法治之。其少陽經之壞症。知犯何逆。原用少陽經本法治之。豈有更加異氣。可雜用太少二經諸

法治之之理。觀此則叔和漫不知壞証作何解。乃教後人遵用其法。所謂一言引眾盲。相將入火坑也。悲哉。

若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為溫瘧。陽脈浮滑。陰脈濡弱者。更遇於風。變為風溫。陽脈洪數。陰脈實大者。更

遇溫熱。變為溫毒。溫毒為病最重也。陽脈濡弱。陰脈弦緊者。更遇溫氣。變為溫疫。以此冬傷於寒。發為溫病。脈

之變證。方治如法。叔和每序傷寒。必插入異氣。欲鳴已得也。及序異氣。則借意難經。自作聰明。漫擬四變。疑

鬼疑神。駭成妖妄。難經雖云。傷寒有五。其脈有變否。變者。辨也。辨脈定證也。設使叔和稍為平易。但云冬傷

於寒。至春重感於寒。其脈陰陽俱盛者。名為溫瘧。冬傷於寒。至春更遇於風。其脈陽浮滑。陰濡弱者。名為風

溫。乃至溫毒。溫疫。俱順理立說。則雖擬病失倫。而大闕不言為正。其如叔和未肯平易。何。後世但知叔和為

傷寒論作序例。不識其草澤姦雄。稱孤道寡。故有晉以後之譚醫者。皆偽統也。今移論春溫大意。并論溫疫

大意。一篇附序例後。其詳載在春溫卷中。

凡人有疾。不時即治。隱忍冀差。以成錮疾。小兒女子。益以滋甚。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

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藏。則難可制。此為家有患。備慮之要。

凡作湯藥。不可避晨夜。覺病須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則易愈矣。如或差遲。病即傳變。雖欲除治。必難為力。服

藥不如方法。縱意違師。不須治之。此巴人下里之音。通國所為和之者乎。

凡傷寒之病。多從傷寒得之。始表中風寒入裏。則不消矣。未有溫覆而當不散者。不在證治。擬欲攻之。猶當

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內不消。非大滿。猶生寒熱。則病不除。若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實。豈有燥屎

自可除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為禍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入。挾熱遂利煩躁。諸變不可勝數。輕者因篤重者必死矣。叔和筆力軟弱纏擾如此。一既入理深譚。正未可及。後人不善讀者。每遇陽明二三日下證。藉為口實。延至六七日方下而枯槁無救者多矣。此則於叔和何尤。

夫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引難經辭不達意。最足感人。其意謂陽邪不解下入陰中。以陽乘陰則為

陽盛陰虛。故可下而不可汗。然前云此三陰邪入於裏可下而已。於理甚精。此但云陽盛陰虛則陽邪或在

本位而未入於府。尚不可知。安見其可下乎。若然所云大滿猶生寒熱不可攻下之說。自相矛盾矣。

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陽虛陰盛多有直中陰經之候。汗之則愈。譚何容易。其意謂陰乘陽位則為

陽虛陰盛。故可汗而不可下。然外邪初入陽分。終非陰盛可擬。難經有問有答。即表病裏病直中傳經等證。

曷不釋明引之。

夫如是則神丹安可以慎發。甘遂何可以妄攻。虛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機。應若影響。豈容易哉。况桂枝下

咽陽盛則斃。風邪入衛則為陽邪熾盛於表。仲景用桂枝湯以解散肌表之邪。正天然不易之良法也。何

反搆此危詞。豈誤以寒邪入營為陽盛耶。夫寒邪入營。但為陰邪熾盛於表。所以仲景於脈浮緊無汗者。有

桂枝之禁。謂當用麻黃湯也。即誤用桂枝亦未必遂成死證。况於下咽即斃。視等砒霜。妄為鄭重。叔和金不

達仲景之旨。毋怪後人之吠聲矣。

承氣入胃。陰盛以亡。即難經陽虛陰盛下之則死之說。行入承氣務以惑人。直中陰經之證。大勢陰盛陽

虛。傳經傷寒之証。大勢陽盛陰虛。瘧證。大勢陰陽更盛更虛。內傷證。大勢陰陽偏盛偏虛。而不可同語。亦不

必語。

死生之要在乎須臾。視身之盡不暇計日。此陰陽虛實之交錯。其候至微。發汗吐下之相反。其禍至速。而醫術

必語。

淺狹情然不知病源為治乃悞使病者殞沒自謂其分至今魂塞於冥路死屍盈於曠野仁者鑑此豈不痛歟

凡兩感病俱作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而執迷妄意者乃去神丹甘遂合而飲之且解其表又除其裏言巧似是其理實違夫智者之舉錯也嘗審以慎愚者之動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變豈可詭哉世上之士但務彼翕習之榮而莫見此傾危之敗惟明者能護其本近取諸身夫何遠之有焉 兩感病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持說甚正惜其不致詳耳

凡發汗溫服湯藥其方雖言日三服若病劇不解當促其間可半日中進三服若與病相阻即使有所覺病重者一日一夜當時時觀之若服一劑病證猶在故當復作本湯服之至有不肯汗出服三劑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

凡得時氣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飲水飲不能多不當與也何者以腹中熱尚少不能消之便更與人作病也至七八日大渴欲飲水者猶當依證而與之與之常令不足勿極意也言能飲一斗與五升若飲而腹滿小便不利若喘若噦不可與之也忽然大汗出是為自愈也

凡得病反能飲水此為欲愈之病其不曉病者但聞病飲水自愈小渴者乃強與飲之因成其禍不可以復數也 時氣病飲水能消不能消當與勿強與有次第也

凡得病厥脈動數服湯藥更遲脈浮大減小初躁後靜此皆愈證也

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又身之六三百六十有五三十六穴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為災并中髓也引用內經五十九刺之法治溫中竅

凡脈四損三日死平人四息病人脈一至名曰四損脈五損一日死平人五息病人脈一至名曰五損脈六損

一時死乎人六息病人脈一至名曰六損脈或身寒得之傷寒脈虛身熱得之傷暑脈陰陽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脈陰陽俱虛熱不止者死脈至乍疎乍數者死脈至如轉索者其日死讖言妄語身微熱脈浮大手足溫者生逆冷脈沉細者不過一日死矣此以前是傷寒熱病證候也引損脈入傷寒大謬披仲景遵內經熱病之旨作傷寒論明以內經為例叔和可無序也即欲附贅引內經原文發明切要以便後學足矣其挿入異氣蔓衍繁文誠何心哉豈以仲景所無煉石足補天缺即則自勤一家言另緯其後聽人之從違可耳乃造不經之說混亂經常至經常大義不繫一語以此網羅英賢悉入彀中其授受之途蓋已千年長夜矣有志躋仲景之堂者能無大剖叔和之藩也哉

論春溫大意并辨叔和四變之妄

喻昌曰春溫之證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論溫起之大原也傷寒論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痰癢若火重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論溫成之大勢也仲景以冬不藏精之溫名曰風溫其脈陰陽俱浮正謂少陰腎與太陽膀胱一藏一府同時病發所以其脈俱浮也發汗後身反灼熱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一一盡顯少陰木證則不可復從太陽為治况脈浮自汗更加汗之醫殺之也所以風溫證斷不可汗即或誤下誤火亦經氣傷而陰精盡皆為醫殺其亡而一逆再逆促命期矣於此見東海西海心同理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後人不察惜其有論無方詎知森森治法全具於太陽少陰諸經乎晉王叔和不究仲景精微之蘊栽風種電為不根之談妄立溫瘧風溫溫毒溫疫四變不思時發時止為瘧瘧非外感之正病也春木主風而氣溫風溫即是溫證之本名也久病不解其熱邪熾盛是為溫毒溫毒亦病中之病也至溫疫則另加一氣乃溫氣而

黃帝問溫瘧。蓋溫氣又非溫證之常矣。今且先辨溫瘧。溫瘧正冬不藏精之候。但其感邪本經。故止成瘧耳。黃帝問溫瘧。舍於何藏。岐伯對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燥。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則熱生。衰則氣復。反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曰溫瘧。此可見溫瘧為冬不藏精。故寒邪得以入腎。又可見溫瘧遇溫尚不易發。必大暑大汗始發之也。叔和反以重感於寒立說。豈其不讀內經乎。抑何不思之甚耶。今且再辨風溫。春月時令本溫。且值風木用事。風溫二字。自不得分之為兩。凡病溫者。悉為風溫。即如初春。地氣未升。無濕溫之可言也。天氣微寒。無溫熱之可言也。時令和煦。無溫疫之可言也。其所以主病之故。全係於風。試觀仲景於冬月正病。以寒統之。則春月正病。定當以風統之矣。夫風無定體。在八方則從八方。在四時則從四時。春之風溫。夏之風熱。秋之風涼。冬之風寒。自然之道也。叔和因仲景論溫條中。重挈風溫。故謂另是一病。不知仲景於溫證中。特出手眼。致其叮咛。見冬不藏精之人。兩腎間先已習習風生。得外風相召。而病發。必全具少陰之証。故於溫字上加一風字。以別太陽之溫耳。叔和妄擬重感重變。乃至後人作賦云。風溫濕溫。今發正汗。則危惡難醫。又云。因知風溫汗不休。當用漢防已。隔靴搔癢。於本來之面目。安在哉。今且再辨溫毒。夫溫證中之有溫毒。一如傷寒證中之有陽毒陰毒也。傷寒不以寒毒另為一證。則溫病何得以溫毒更立一名耶。況溫毒復有陰陽之辨。太陽溫證病久不解。結成陽毒。少陰溫証病久不解。結成陰毒。叔和不知風溫為陰邪。故但指溫毒為陽毒。以致後人襲用黑膏紫雪。陰毒當之慘於鋒刃。其階厲亦至今未已耳。其溫疫一證。另辨致詳。

詳論溫疫以破大惑

春無行傷。夏無火金。秋無溼風。冬無苦雨。乃至民無天。扎物無庇。癘太和之氣。瀰滿乾坤。安

有所謂溫疫哉。然而周禮儻以逐疫方相氏掌之。則溫疫之由來古有之矣。鄉人儻孔子朝服而致其誠敬。蓋以裝演巨像為儻神。不過彷彿其形。聖人以正氣充塞其間。俾疫氣潛消。迺位育之實功耳。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飲。芳香之藥。上已採蘭草。以襲芳香之氣。重滌穢也。後漢張仲景著傷寒論。欲明冬寒春溫。夏秋暑熱之正。自不能併入疫病以混常法。然至理已畢具於脈法中。叔和不為細釋。乃謂重感於寒。變為溫疫。又謂春時應暖而復大寒。夏時應大熱而復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又謂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疊。亦有輕重為治不同。又謂從春分節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為時行寒疫也。蓋以春夏秋為寒疫。冬月為溫疫。所以又云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為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甚。為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為寒所折。病熱亦微。後人奉此而廣其義。謂春感清邪在肝。夏感寒邪在心。秋感熱邪在肺。冬感溫邪在腎。堊麓遞奏。舉世若狂矣。嗟嗟。疫邪之來。果寒折陽氣。乘其所勝。而直入精神魂魄之藏。人莫能逃避矣。更有謂疫邪無形象。聲臭定時。定方可言。是以一歲之中。長幼莫不病此。至病傷寒者。百無一二。治法非疏裏則表不透。非戰汗則病不解。愈早愈遠。究竟所指之疫。仍為傷寒。傷溫。傷暑。熱之正病。疏裏則下早。可知。戰汗則失表。可知。祇足自呈敗闕耳。夫四時不正之氣。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致死。病氣尸氣。混合不正之氣。斯為疫矣。以故雞瘟。死雞。豬瘟。死豬。牛馬瘟。死牛馬。推之於人。何獨不然。所以饑饉兵凶之際。疫病盛行。大率春夏之交。為其甚。蓋溫暑熱濕之氣。交結互蒸。人在其中。無隙可避。病者當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氣足充一室。況於連牀。並榻。沿門。闔境。共釀之氣。益以出尸尸。由載道。腐瑾。燔柴。掩席。委壑。投崖。種種惡穢。上溷蒼天。清淨之氣。下敗水土。物產之氣。人受之者。親上親下。病從其類。有必然之勢。如世俗所稱大頭瘟者。頭面腮頤腫如瓜瓠者。是也。所稱蝦蟇瘟者。喉痺失音。脛筋脹大者。是也。所稱瓜瓢瘟者。胸高脇起。嘔汁如血。

者是也。所稱疔瘡瘟者，遍身紅腫發塊如瘤者是也。所稱咬腸瘟者，腹鳴乾嘔水泄不通者是也。所稱軟脚瘟者，便清泄白，足重難移者是也。小兒痘瘡尤多。以上疫證，不明治法，咸委之刳運，良可傷悼。大率瘟疫瘡疔，古昔無傳，不得聖言折衷，是以墜落叔和坑塹，曾不若俗見摸索病狀，反可顧名思義也。昌幸微窺仲景一斑，其平脈篇中云：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潔也；濁邪中下，名曰渾也。陰中於邪，名內慄也。凡二百六十九字，闡發奧理，全非傷寒中所有事，乃論疫邪從人之門變病之總，所謂赤文綠字，開天闢地之寶符，人自不識耳。篇中大意，謂人之鼻氣通於天，故陽中霧露之邪者為清邪，從鼻息而上入於陽，入則發熱、頭痛、項強、頸攣，正與俗稱大頭瘟、蝦蟆瘟之說符也。人之口氣通於地，故陰中水土之邪者為飲食濁味，從口舌而下入於陰，入則其人必先自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臍築湫痛，正與俗稱絞腸瘟、軟脚瘟之說符也。然從鼻從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故中焦受邪，因而不治，中焦不治，則胃中為濁，榮衛不通，血凝不流，其釀變即現。中焦俗稱瓜瓢，瘟疔瘡瘟等症，則又陽毒癰膿，陰毒遍身青紫之類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混為一，內外不通，穢氣熏蒸，上焦怫鬱，則口爛食斷，衛氣前通，因熱作使，遊行經絡藏府，則為癰膿。若營氣前通者，因召客邪，噎出聲，嘔咽塞，熱擁不行，則下血如豚肝，然以營衛漸通，故非危候。若上焦之陽，下焦之陰，兩不相接，則脾氣之中，難以獨運，斯五液注下，下焦不闔，而命難全矣。傷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側，由外廓而入，溫疫之邪，則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為清陽，故清邪從之上入，下焦為濁陰，故濁邪從之下入，中焦為陰陽交界，凡清濁之邪，必從此區分。甚者三焦相溷，上行極而下，下行極而上，故聲嘔咽塞，口爛食斷者，亦復下血如豚肝，非定中上不及下，中下不及上也。傷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即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傷寒邪入胃府，則腹滿便堅，故可攻下，疫邪在三焦散漫不收，下之復合，此與治傷寒表裡諸法，有何干涉？奈何千年瞶瞶，試折衷以聖言，從前謾迷，盍不渙然冰釋。

以解毒中焦如瀉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瀉決而逐之兼以解毒營衛既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詳訂諸方載春溫方後有問春夏秋蒸氣成疫豈冬溫獨非疫耶余曰冬月過溫腎氣不藏感而成病正與不藏精之春溫無異計此時有春無冬三氣即得交蒸成疫然遇朔風驟發則蒸氣化烏有矣是以東南冬月患正傷寒者少患冬瘟及痘瘡者最多西北則秋冬春皆患正傷寒殊無瘟疫痘瘡之患矣此何以故西北土高地燥即春夏氣難上升何況冬月之凝沍東南土地卑濕為霧露之區蛇龍之窟其溫熱之氣得風以播之尚有可耐設旦暮無風水中之魚衣中之虱且為飛揚况於人乎蒸氣中原雜諸穢益以病氣死氣無分老少觸之即同一病狀矣此時朔風了不可得故其氣轉積轉暴雖有薰風但能送熱不能解涼盛世所謂解溫阜財者在兵荒反有注邪佈穢之事矣叔和以夏應大熱而反大寒為疫証知大寒正疫氣消弭之候乎故疫邪煩盛惟北方始能消受詩惡謔人思欲投畀有北以熄其燄析義精矣鄉紳萬吉人營築五雷驚蛇之地觸動土瘟壯者病疫少者病痘一夕暴死五人余令於營北掘井二丈投猪首饅首蒸飯促引上氣下收旋封其井即得安全無損此余偶試楊曾之秘非心得也范文正公守饒冬溫吏請禱雪公取薄冰置座嘿坐良久瑞雪滿庭頃深三尺蠱賊疫鬼何地潛蹤耶可見先儒退藏於密借凝冰為影草已攝大地於清冷之淵矣詎非法王手眼乎

義例互陳雖穎敏之士讀之不解其意實由當時編次潦草糊塗不察來意仲景一手一目悠悠忽忽沿習至今昌不得已而僭為尚論太陽經中仍分三篇以風傷衛為上篇寒傷榮為中篇風寒兩傷榮衛為下篇一一以膚淺之語括大義於前明奧旨於後其溫病合病等名逐段清出另立篇目俾讀者了無疑惑於心庶隨所施而恰當矣

太陽經上篇凡風傷衛之證列於此篇法五十三條

太陽經受病之初有定脈定證一法

一 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原先挈太陽病之總脈總證統中風傷寒為言也太陽膀胱經乃六經之首主皮膚而統榮衛所以為受病之始

太陽受病有風寒不同宜辨陰陽而定愈日通計五法

二 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也原風為陽衛亦陽故病起於陽寒為陰榮亦陰故病起於陰無熱惡寒指寒邪初受未鬱為熱而言也

少頃鬱勃於榮間則仍發熱矣太陽中篇第一條云或已發熱或未發熱正互明其義也病發於陽其愈宜速乃六日傳經已盡必至七日方愈者陽數七主進故也病發於陰其愈宜遲乃至六日經盡即愈者陰數六主退故也得病之始各從陰陽之類而起得病之終各從陰陽之類而愈此道之所以本乎自然而人身與天地同撰也

三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再作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原七日而云已上者該六日而言也六日傳至厥陰六經盡矣至七日當再傳太陽病若自愈則邪已去盡不再傳

士醫物所歸無所復傳也日再傳陽明故鍼足陽明以竭其和乃得不傳也在他經則不然蓋陽明中

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之地邪易解散故耳然必鍼以竭其邪始得歸併陽明不犯他界也舊謂奪其傳路而遏之則經經皆可遏矣何獨取陽明也哉

四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文原 凡病欲解之時必從其經氣之王太陽者盛陽也故從巳午未之王時而病解

五 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文原 天地鬱蒸而雨作人身煩悶而汗作氣機之動也氣機一動其脈必與其證相應故脈浮而邪還於表纔得有汗而外邪盡從外解設脈不以浮應則不能作汗其煩訂為內入之候又在言外矣 巳上四條先擊太陽經始病終愈風寒之總法

六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文原 既有第一條脈浮頭項強痛惡寒之總證更加發熱汗出惡風脈緩則其病乃是觸冒於風所致即名中風中字與傷字無別即謂傷風亦可風性屬陽從衛而入以衛為陽氣所行之道從其類也 此一條又中風病之總稱已後凡言中風病三字而發熱汗出惡風脈緩即括在內

中風病主用桂枝湯解肌大綱一法

七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晉書惡寒 浙浙惡風翕翕發熱鼻乾嘔者桂枝湯主之文原 陽浮陰弱與下文衛強榮弱同義陽浮者陽邪入衛脈必外浮陽性本熱風又善行所以發熱快捷不待閉鬱自發也陰弱者榮無邪助比衛不足脈必內弱陰弱不能內守陽強不能外固所以致汗直易不待覆蓋自出也晉書惡寒內氣餒也浙浙惡風外體疎也雖寒與風並舉義重惡風惡風未有不惡寒者所以中篇傷寒證中亦互云惡風又見惡寒未有不惡風者後人相傳謂傷風惡風傷寒惡寒苟簡辨

桂枝湯主之文原 陽浮陰弱與下文衛強榮弱同義陽浮者陽邪入衛脈必外浮陽性本熱風又善行所以發熱快捷不待閉鬱自發也陰弱者榮無邪助比衛不足脈必內弱陰弱不能內守陽強不能外固所以致汗直易不待覆蓋自出也晉書惡寒內氣餒也浙浙惡風外體疎也雖寒與風並舉義重惡風惡風未有不惡寒者所以中篇傷寒證中亦互云惡風又見惡寒未有不惡風者後人相傳謂傷風惡風傷寒惡寒苟簡辨

證誤人多矣。翁翁發熱，乃氣蒸濕潤之熱，比傷寒之乾熱不同。息鳴者，陽邪上壅也。乾嘔者，陽邪上逆也。故取用桂枝湯解散肌表之陽邪，而與發汗驅出陰寒之法，迥乎角立也。

服已，須臾飲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皦皦，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淋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重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使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晝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桂枝氣味俱薄，服過片頃，其力即盡，所以能解肌者，妙用全在飲熱稀粥，以助藥力。穀氣

內充，則邪不能入，而熱歎以繼藥之後，則邪不能留。法中之法若此，世傳方書無此四字，大失初意。更有肌膚已透，微似之汗，蓋覆強逼，致令大汗淋漓者，總由不識解肌為何義耳。

按衛行脈外，風傷衛之證，皆傷其外。外者肌膚也，故但取解肌以散外，不取發汗以內動血脈。更不取攻下以內動藏府。所以服桂枝時，要使週身皦皦然，似乎有汗者，無非欲其皮間毛竅暫開而邪散也。然恐藥力易過，又藉熱稀粥以助其煖。如此一時之久，肌竅不致速閉，則外受之邪，盡從外解。允為合法矣。不識此意者，汗時非失之太過，即失之不及。太過則邪未入而先擾其榮，甚則汗不止而亡陽。不及則邪欲出而早閉其門，必至病不除而生變。仲景言之諄諄，後人轉加忽略，茲特詳發其義。

桂枝湯有禁用三法

八 桂枝本為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當須識此，勿令誤也。原已見寒傷榮之脈證，

即不可誤用風傷衛之治法，用之則寒邪漫無出路，留連肉腠，貽患無窮，故為首禁。

九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原桂枝辛甘，本胃所愛，服之反吐，其人濕熱素盛，可知矣。濕熱素

大禁也。其誤服未至人主者，上桂枝青氣來，每執桂枝新肖小，益命全。

一 大禁也其誤服未至於吐者上焦清氣未傷故雖漸消亦隨陰矣

十 酒客病不可與桂枝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文原 酒為濕熱之最故即於上條文意重引酒客以

示戒嘔吐乃互詞勿泥 按辛甘發散為陽內經之旨也仲景遵之製方重申辛甘之戒可謂慮周于變矣

如酒客平素濕熱搏結胸中繞掖外邪必增滿逆所以辛甘之法遇此輩即不可用辛甘不可用則用辛

涼以徹其熱辛苦以消其滿自不待言矣後人不察偏詆桂枝為難用即不遇酒客無端變亂內經定法可

勝誅哉葛根雖酒客所宜然犯太陽經禁又不可用

汗後水氣上逆有禁更汗增滿一法

十一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原 此一條從來諸家錯會扯入桂枝四禁謂已

用桂枝致逆若更用桂枝則其變愈大粗疎極矣蓋為逆是言水逆未嘗說到其變愈大為凶逆也且原文

不亡更與桂枝而云更發汗者見水藥俱不得入則中滿已極更發汗以動其滿凡是表藥皆可令吐下不

止不獨是桂枝當禁所以仲景於太陽水逆之證全不用表藥惟用五苓散以導水服後隨漑熱湯以取汗

正與此條互相發明也設只單禁桂枝將麻黃葛根柴胡等類在所不禁而誤用以致吐下不止恬不知為

犯禁矣噫斯道之不明小者且然況其大乎

中風病主用桂枝湯解肌和榮衛七法

十二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文原 頭痛見第一條發熱汗出惡風見第六條重互其文

以致叮嚀辨證用法首宜識此也

十三 太陽病外症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文原 浮弱即陽浮陰弱之謂外症未解脈見浮弱即

日久必當以汗解然汗解當遵用桂枝湯之法見不可誤行發汗之法也至於不可誤下更不待言矣

十四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為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主之原衛得邪助而強榮無

邪助故為弱也即前陽浮陰弱之義而重挈明之耳有知榮弱與血虛無涉邪風即風邪勿鑿看

十五 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為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原藏

無他病四字隱括人身宿病即動氣不可發汗亦在內見裏無病而但表中風邪乃有汗出不愈者必是衛

氣不和也設入於榮則裏已近災未可妄然稱無病矣時發熱者有時發熱有時不熱也故先於未發熱時

主用解肌之法邪自不留也

十六 病嘗自汗出者此為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和諧故爾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復

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原文此明中風病所以衛受邪風榮反出汗之理見榮氣本和但衛強不

與榮和復發其汗俾風邪從肌竅外出斯衛不強而與榮和正如中酒發狂酒去其人帖然矣榮受寒邪不

與衛和宜麻黃湯亦然

十七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原中風之證凡未傳變者當從

解肌舍解肌無別法也然服桂枝湯以解肌而反加熱悶者乃服藥時不如法也其法維何即歡稀執粥以

助藥力不使其不及但取週身熱微似有汗不使其太過之謂也此云服湯反煩者必微似汗亦未得肌

竅之開徒用藥力引動風邪漫無出路勢必內入而生煩也刺風池風府以瀉風熱之暴息後風不繼庶前

風可熄更與桂枝湯引之外出則愈矣可見解肌當如法也因服桂枝生煩豈此妙義不可不講故特詳其

意俾用藥者知所當務焉

十八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原風家表解已用桂枝湯之互詞也用桂枝湯表解已勝其任矣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原風家表解已用桂枝湯之互詞也用桂枝湯表解已勝其任矣

二日則餘邪盡出。正氣復理。必自愈矣。見當靜養以需。不可喜功生事也。已上七條。曲盡用桂枝湯妙義。一條辨用桂枝之證。一條辨用桂枝之脈。三條辨衛強榮弱。宜用桂枝兩和榮衛。四條辨衛氣不和。宜在未發熱前用桂枝和衛。五條辨榮氣不和。宜仍用桂枝和衛。六條辨陽邪熾盛。服桂枝轉煩者。先刺風穴再行桂枝。七條辨用桂枝表已解。宜俟勿藥。似此深切著明。可惜從前混編。茲特挈出。

不解肌。或誤汗病邪入裏。用五苓兩解表裏二法。

十九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症。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多服煖水。汗出愈。

愈。傷風症原有汗。以其有汗也。延至日久不行解肌之法。汗出雖多。徒傷津液。表終不解。轉增煩渴。邪入於府。飲水則吐者。名曰水逆。乃熱邪挾積飲上逆。以故外水格而不入也。服五苓散後。頻澀熱湯得汗。則表裏俱解。蓋表者陽也。裏之屬府者亦陽也。所以一舉兩得也。然亦以未經誤治。邪不內陷。故易為力耳。

為津液之府。用五苓通調水道。則火熱自化。而津液得全矣。

二十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

原。不行解肌。反行發汗。致津液內耗。煩躁不眠。求救於水。若水入不解。服轉單浮。則無他變。而邪還於表矣。脈浮本當用桂枝。何以變用五苓耶。蓋熱邪得水。雖不全解。勢必衰其大半。所以邪既還表。其熱亦微。兼以小便不利。證成消渴。則府熱全具。故不從單解。而從兩解也。凡飲水多而小便少者。謂之消渴。裏熱熾盛。何可復用桂枝之熱。故導瀉滋乾。清熱惟五苓有全功耳。

不解肌而誤發大汗。其變逆有救。亡陽漏風二法。

二十一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

原。此本為誤服太青龍湯。因而致變者立法。然陽虛之人。縱發其汗。便出不止。即用麻黃火劫等法。多有見此證者。所

誤服太青龍湯。因而致變者立法。然陽虛之人。縱發其汗。便出不止。即用麻黃火劫等法。多有見此證者。所

誤服太青龍湯。因而致變者立法。然陽虛之人。縱發其汗。便出不止。即用麻黃火劫等法。多有見此證者。所

誤服太青龍湯。因而致變者立法。然陽虛之人。縱發其汗。便出不止。即用麻黃火劫等法。多有見此證者。所

誤服太青龍湯。因而致變者立法。然陽虛之人。縱發其汗。便出不止。即用麻黃火劫等法。多有見此證者。所

誤服太青龍湯。因而致變者立法。然陽虛之人。縱發其汗。便出不止。即用麻黃火劫等法。多有見此證者。所

誤服太青龍湯。因而致變者立法。然陽虛之人。縱發其汗。便出不止。即用麻黃火劫等法。多有見此證者。所

誤服太青龍湯。因而致變者立法。然陽虛之人。縱發其汗。便出不止。即用麻黃火劫等法。多有見此證者。所

以仲景於桂枝湯中垂戒不可令如水淋漓蓋見解肌中且有逼汗亡陽之事矣太陽下篇大青龍症中垂戒云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正與此段互發振振欲擗地五字形容亡陽之狀如繪諸家竟不加細釋妄取詩經註擗拊心貌為解噫是何言歟仲景論中心下悸欲得人按與夫义手自冒心間且與拊心之義不協何得妄指擗地為拊心耶蓋擗者闢也避也汗出過多衛氣解散其人似乎全無外廓故振振然四顧徬徨無可置身思欲闢地而避處其內也陰證似陽者欲坐井中避熱就冷也汗多亡陽者欲入土中避虛就實也試觀嬰孩出汗過多神虛畏怯嘗合面偎入母懷者豈非振振欲擗地之一驗乎從來皆以為驚風誤治實由未透傷寒證中之大關耳

三十二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原大發其汗致陽氣不能衛外為固而汗漏不止即如水淋漓之互詞也惡風者腠理大開為風所襲也小便難者津液外泄而不下滲兼以衛氣外脫而膀胱之化不行也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筋脈無津液以養兼以風入而增其勁也此陽氣與陰津兩亡更加外風復入與前條亡陽一證微細有別故用桂枝加附子以固表驅風而復陽斂液也

不解肌而以火劫汗傷陰致變四法

一法辨陰未盡亡 一法辨邪所由解 一法不得汗反躁必圓血 一法辨脈微而數者不可灸

二十三 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而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原風陽也火亦陽也邪風更被火熱助之則血氣沸騰所以失其常度熱極滿所以捻衣摸床為黃然得邪風於陽位者尚或可從血解可從汗解至於陽邪深入陰分勢必

刻盡精津。所以劑頸以下。不能得汗。口乾咽爛。肺焦喘促。身體枯躁。小便難。大便秘。手足攪動。識妄。噦逆。乃是一團邪火。內熾真陰。頃刻立盡之象。有非藥力所能勝者。必其人小便尚利。陰未盡傷。始得以行驅陽救陰之治也。噫亦危矣。仲景以小便利一端辨真陰之亡與未亡。最細蓋水出高源。小便利則津液不枯。肺氣不逆可知也。腎以膀胱為府。小便利則膀胱之氣化行。腎水不枯可知也。按此症陽邪挾火。擾亂陰分。而亡其陰。與前二條亡陽症。天淵懸絕。觀陽盛欲血。身體枯躁等語。明是失汗所致。失汗則陽必內入。何反外亡耶。註家泥陰陽俱虛竭一語。遂謂小便利者。陰未甚虛。則陽猶可回。是認可治為回其陽。大失經旨。不知此證急驅其陽。以存陰氣之一綫。尚恐不得。况可回陽以更劫其陰乎。且頭汗乃陽邪上壅。不下通於陰。所以劑頸以下不能得汗。設見衄血。則邪從衄解。頭間且無汗矣。設有汗。則邪從汗解。又不衄矣。後條火邪深入。必圍血一證。亦謂身體枯躁而不得汗者。必致圍血。設有汗。更不圍血矣。讀古人書。全要會意。豈有得汗而加衄血圍血之理哉。又豈有遍身無汗。而頭汗為亡陽之理哉。

二十四 太陽病。二日反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熱入胃。胃中水竭。煩躁必發。讖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

此為欲解也。故其汗從腰已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足下惡風。大便鞭。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

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原此段文義隱奧。從來註釋不得其解。謹明之以暢尚

論之懷。蓋火邪入胃中。十餘日不解。忽振慄自下利者。火邪從大腸下奔。其候本為欲解。然而不解者。以從

腰已下不得汗。邪雖下走。終不外走。故不解也。上條從頸已下不得汗。其勢重。此從腰已下不得汗。其勢較

輕。足下惡風。見陽邪但在下也。小便不得。見陽邪閉拒陰竅也。與不得汗正同。所以大便亦鞭。益見前之下

利。為火勢急奔。火勢衰減。則仍鞭也。反嘔者。邪欲從上越也。欲失溲者。邪欲從前陰出也。皆餘邪欲散之徵

也。胃火既滅。小便當數。復不數。則津液可回。及至津液既潤。則久積之大便必盡出矣。大便出多。則小便之

當數者始數矣。腸胃之間邪熱既散而不留則腰已下之得汗並可知矣。得汗則陰分之陽邪盡從外解。然後身半以下之陰氣得上而反頭痛。身半以上之陽氣得下而反足心熱。欲愈之狀尚類病狀。火邪助虛為

何如哉。

三十五 太陽病以火重之。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圜血。名為火邪。原文 火邪入胃。胃中水液多者。必奔迫下

利。其漸改悉如上條矣。若胃中津液素乏之人。復受火邪。則漫無可禦。必加躁擾不寧。由是深入血室而圜

血也。蓋陽邪不從汗解。得以襲入陰中。動其陰血。倘陽邪不盡。其圜血必無止期。故申之曰名為火邪。示人

以治火邪而不治其血也。

三十六 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

復也。原文 脈微而數。陰虛多熱之徵也。此而灸之。則虛者益虛。熱者益熱。不至傷殘不止矣。凡病皆然。不獨傷

寒宜戒也。鍼灸家亦識此義否。

不解肌而用燒鍼取汗。寒入核起。灸核止變一法。

三十七 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

湯更加桂。原文 奔豚者。腎邪也。腎邪一動。勢必自少腹上逆而衝心。狀若豚突。以北方亥位屬猪。故也。北方腎

邪。惟桂能伐之。所以用桂三倍。加入桂枝湯中。外解風邪。內泄陰氣也。嘗即此例推之。凡發表誤入寒藥。服

後反加壯熱。肌膚起赤塊。畏寒腹痛。氣逆而喘者。或汗時蓋覆未週。被風寒復侵。紅腫喘逆。其證同者。用此

法良驗。一婦病外感。服表藥後。忽面若赭朱。散髮叫喘。雙手上揚。余知其腹作奔豚也。用此方而頃之

即定。

耳凡用桂枝湯。內傷脾胃。名為小逆。二法。

二十八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肌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醫吐之所致此為小逆原解肌之法解散肌表

風邪全不傷動脾胃乃天然不易之法也若舍此而妄用吐法吐中亦有發散之義故不惡寒發熱一二日病在太陽吐之則腹中飢口不能食三四日病在陽明吐之則不喜糜粥欲食冷食皆胃氣受傷之故也然且朝食暮吐脾中之真陽亦傷而不能消穀是則外感雖除脾胃內傷卒未易復故為小逆也

二十九 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此為吐之內煩也原此以吐而傷胃中之陰較上條兩傷脾胃之陰陽者稍輕故內煩不欲近衣雖顯虛熱之證比關上脈細數已成虛熱之脈者亦自不同然以吐而傷其津液雖幸病不致逆醫者能無過乎可見用吐法時亦當相人之津液矣

中風肌未解不可下宜用桂枝湯解外一法

三十 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原下之為逆即指結胸等證而言欲解外者必無出桂枝一法叮噓無已之辭也外邪未解下必為逆然則欲下未下之時亟解其肌俾下之而不為逆也不亦可乎

中風肌未解誤汗下無他變者仍當用桂枝湯一法

三十一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今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主之原見已下其脈仍浮證未增變者仍當亟解其外也

不解肌反誤下邪不服者於前下藥內更加桂枝湯一法

三十二 太陽病下之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原誤下而陽邪下陷然無他變但仍上衝陽位則可從表裏兩解之法故以桂枝湯加於前所誤用下藥之內則表邪外出裏邪內

太陽病上篇

出即用桂枝大黃湯之互詞也。若不上衝則表裏兩解之法漫無取義其不可與明矣。

不解肌反誤下。心痞用桂枝加溫補藥兩解表裏一法。

三十三 太陽病外証未除而數下之遂挾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鞭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原
誤下則致裏虛裏虛則外熱乘之變而為利不止者裏虛不守也。痞鞭者正虛邪實中成滯礙痞塞而堅滿也。以表未除故用桂枝以解之以裏適虛故用理中以和之。此方即理中加桂枝而易其名亦治虛痞下利之聖法也。

不解肌反誤下邪入陽明變用太陽兩解一法。

三十四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原
太陽病病原無裏證但當用桂枝解外若當用不用而反下之利遂不止則熱邪之在太陽者未傳陽明之經已入陽明之府所以其脈促急其汗外越其氣上奔則喘下奔則泄故舍桂枝而用葛根專主陽明之表加芩連以清裏熱則不治喘而喘自止不治利而利自止又太陽兩解表裏之變法也。

不解肌反誤下宜辨陽實陽虛加減桂枝湯一法。

三十五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原
誤下脈促與上條同以無下利不止汗出等證但見胸滿則陽邪仍盛於陽位幾與結胸同變然滿而不痛且諸證未具胸未結也故取用桂枝之辛甘以亟散太陽之邪其去芍藥之意酸收二字不足盡之以誤下故不敢用恐其復領陽邪下入腹中也。設微見惡寒則陽虛已著而非陽邪上盛之比去芍藥方中即當加附子以回其陽是雖不言汗出然由此條之微惡寒合上條觀之則脈促胸滿喘而汗出之內原伏有虛陽欲脫之幾故中景於此條特以微惡寒三字發其義可見陽虛則惡寒矣又可見汗不出之惡寒即非陽虛矣。

傷寒證中。多有下後魄汗不止。而釀亡陽之變者。必於此等處參合。以求神髓。庶幾可進於道耳。

不解肌反誤下陽邪作喘有用桂枝加行氣藥一法

〔三十六〕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仁。凡

下後利不止。而加上氣喘急者。乃是上爭下奪之象。危候也。但驟病之人。中氣足供上下之用。邪盡而喘與

利自止。若中氣素餒。加以上下交征。立盡之數矣。此證不云下利。但云微喘。表未解。則是表邪因誤下。上逆

與虛證不同。故仍用桂枝以解表。加厚朴杏仁以利下其氣。亦微裏之意也。此訣風邪誤下作喘治法之

大要。其寒邪誤下作喘。當用麻黃石膏。即此可推。故中篇不復贅也。

不解肌反誤下有憑脈定變一法

〔三十七〕 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

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沉緊者必欲嘔。脈沉滑者挾熱利。脈浮者必下血。文原脈促為陽邪上盛。反不結聚於

胸。則陽邪未陷。可勃勃從表出矣。故為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即指促脈而申之。見脈促而加之以浮。邪氣

瀰滿於陽位。故必結胸也。浮字貫下四句。見浮而促。必結胸。浮而緊。必咽痛。浮而弦。必兩脇拘急。浮而細數

必頭痛未止。皆太陽本病之脈。故主病亦在太陽之本位。設脈見沉緊。則陽邪已入陰分。但入而未深。仍欲

上衝作嘔。其無結胸咽痛等證。從可知矣。祇因論中省用一個促字。三個浮字。後之讀者遂眩。謂緊為下焦

屬在少陰。惑之甚矣。觀本文下句。即指出沉緊者必欲嘔一語。正見前緊字指浮緊言也。沉緊方是陽邪入

陰。上逆作嘔。豈有浮緊咽痛。反為少陰寒邪上衝之理。明明太陽誤下之脈證。何緣挿入少陰。燭亂後人耶。

至於滑脈居浮沉之間。亦與緊脈同推。故沉滑則陽邪入陰。而主下利。浮滑則陽邪正在榮分。擾動其血。而

主下血也。夫太陽誤下之脈。主病皆在陽在表。即有沉緊沉滑之殊。亦不得以裏陰名之。仲景辨析之精。詎

可雜以贅疣哉

中風病不解熱結膀胱下血有宜先表後裏一法

〔三十八〕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仁承氣湯原邪熱搏血結於膀胱膀胱者太陽寒水之經也水得熱邪必沸騰而上侮心火故其人如狂見心雖未狂有似乎狂也血自下者邪熱不留故愈若少腹急結則膀胱之血蓄而不行先解外乃可攻其攻法亦自不同必用桃仁增入承氣以達血所仍加桂枝分解外邪正恐餘邪少有未解其血得以留戀不下耳 桃仁承氣湯中用桂枝解外與大柴胡湯中用柴胡解外相倣益見太陽隨經之熱非桂枝不解耳

中風病不解熱瘀下焦蓄血明辨脈證用抵當湯二法

〔三十九〕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原此條之症較前條更重且六七日表證仍在曷為不先解其外耶又曷為攻藥中不兼加桂枝耶以脈微而沉反不結胸知邪不在上焦而在下焦也若少腹鞭滿小便自利則其人之發狂者為血蓄下焦無疑矣故下其血自愈然蓄血而至於發狂則熱勢攻心桃仁承氣不足以動其血桂枝不足以散其邪非用單刀直入之將必不能斬關取勝故名其湯為抵當抵者至也乃至當不易之良法也奈何聖人以為至當愚人以為非當詎知邪結於胸則用陷胸以滌飲邪結少腹則用抵當以逐血設非此一法少腹中所結之血既不附氣而行更有何藥可破其堅壘哉所以一峻攻斯血去而邪不留并無藉桂枝分解之力耳噫非優入聖域之大賢烏足其論此哉

四十一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鞭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原

此一條乃法中之法也。見血證為重證，抵當為重藥。心後人辨認不清，不當用而誤用，與夫當用而不敢用，故重由其義。言身黃脈沉結，少腹滿三者，本為下焦蓄血之證。然只現此，尚與黃相隣，必如前條之其人如狂，小便自利，則血證無疑，而舍抵當一法，別無他藥可代之矣。小便不利，何以見其非血證耶？蓋小便不利，乃熱滯膀胱，無形之氣病為發黃之候也。小便自利，則膀胱之氣化行，然後少腹滿者，方為有形之蓄血矣。庸工不能辨證，實於此等處未著眼耳。

中風病以小便利否定裏證一法

四十一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原小便清利，本為邪不在裏，若因飲水過多，致小便之利，則水未入腹，先與邪爭，必主心下悸也。小便少者，即小便短赤，裏證已具之意。但本文云必苦裏急，明是謂飲水多而小便少者，邪熱足以消水，故直指為裏證已急也。以飲水多三字貫下，其旨躍然。

中風病汗吐下後小便不利宜俟津回自愈一法

四十二 大汗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原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古今通弊，醫書中之操霸術者，其人已亡津液，復強責其小便，究令膀胱之氣化不行，轉增滿，鞭脹喘者，甚多，故宜以不治治之。俟其津液回，小便利，必自愈也。於此見汗下恰當，津液不傷，為措於不傾，藏於不竭之良圖矣。

中風病下後復汗因虛致冒先汗解後議下一法

四十三 太陽病，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裡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裏未和，然後下之。原冒者神識不清，似有物蒙蔽其外也。所以必須得汗，俾外邪先從外徹，然後辨其

二便之和否再一分解其邪也。然而表裏俱虛之證，其兩解之法宜輕而且活，所以說汗出自愈，未嘗指定服藥也。又說得裏未和，然後下之，但示其意，並不出方。後人熟察其遵內經虛者責之之義乎？若論用藥，表無過桂枝，裏無過大柴五苓矣。

中風病表裏已虛，餘邪未解，辨脈用治迥異，初病一法。

四十四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主之。原病久而外邪不解，不過是人陽入陰之二途。既陰陽兩停，初無偏勝，可以

解矣。猶必先振慄，始得汗出而解，虛可知也。其有不為振汗，邪無出機者，辨脈用法要與初病不同。蓋初病皆邪氣勝則實之脈，病後皆正氣奪則虛之脈，所以最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故陽脈微者，邪乘其陽，汗之而解；陰脈微者，邪乘其陰，下之而解。必須透此一關，始得用藥與邪相當。邪去則正自復，不補虛而自補耳。至于虛者責之之意，前條已露一斑。此云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意更輕活，其無取於大汗大下，具在言外矣。

中風病嘔利痞滿，表解可攻，與攻胃實迥異一法。

四十五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絳絳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

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原此証與結胸頗同，但結胸者，邪結於胸，其位高；此在

心下及脇，其位卑。然必表解乃可攻之，亦與攻結胸之戒不殊也。其人絳絳汗出，發作有時，而非晝夜俱篤，

即此便是表解之徵。雖有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諸證乃邪結之本證，不得以表證名之。若

待本證盡除，後乃攻之，不坐誤時日乎？故復申其義，見汗出不惡寒，便是表解可攻之候。慮何深耶？蓋外邪

夾攻，而相傳結，設外邪不解，何緣而得汗出津津乎？攻藥取十棗湯者，正與結胸之陷胸湯相倣，因傷寒門

中種種下去，多為胃實而設，得胃實者，即與藥之津，易於

中種種下法多為胃實而設胃實者邪熱燥乾津液腸胃俱結不得不用苦寒以蕩滌之今證在胸脇而不
在胃則胃中津液未經熱耗而蕩滌腸胃之藥無所取矣故取蠲飲逐水於胸脇之間以為下法也

中風病本度標熱誤下有結胸及協熱利之變一法

四十六 太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
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文原 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陽邪熾盛逼處心胸擾亂不寧所以知其心下必
結然但顯欲結之象尚未至於結也若其人脈微弱者此平日素有痰飲積於心膈之分適與外邪相召外
邪方熾其不可下明矣反下之若利止則邪勢乘虛欲結者愈益上結利未止因復下之俾陽邪不復上結
亦將差就錯因勢利導之法但熱邪從表解極易從裏解極難協熱下利熱不盡其利漫無止期亦危道也
合上條外邪搏飲之證反覆提誨深切著明從來疑是闕文可為嘆息

中風病誤下熱邪內陷而成結胸六法

一法論結胸及痞之源 一法論脈證所以結胸之故 一法論結胸兼涉陽明 一法論結胸似涉柔症

一法論脈浮大下之死 一法論證加煩躁不下亦死

四十七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文原 風為陽邪病發於中風陽邪未從外解而反下之其熱勢乘虛陷入必鞭結於胸上寒為陰邪病發於傷

寒陰邪未從未解而反下之其熱勢乘虛陷入必痞塞於心間二證皆由下早皆是熱入省文以見意也太

早則邪方熾盛既未外解又未傳經此而下之其變安得不大耶

四十八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數則為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

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鞭則為

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原 中風病見浮動數

之三脈，主風主熱，主痛更主虛，虛故邪持日久，頭痛發熱惡寒，表終不解，醫不知其邪持太陽，未傳他經，反

誤下之，於是動數之脈變遲，而在表之證變結胸矣。動數變遲，三十六字，形容結胸之狀殆盡。蓋動數為欲

傳之脈，而變遲則力綿勢緩，而不能傳，且有結而難開之象。膈中之氣與外入之邪兩相格，故為拒痛。胃

中水穀所生之精悍，因誤下而致空虛，則不能藉之以衝開外邪，反為外邪衝動其膈，於是正氣往返邪逼

之界，覺短氣不足以息，更躁煩有加，於是神明不安，方寸之地覺剝膚近災，無端而生懊懷。凡此皆陽邪內

陷所致，陽本親上，故據高位而心下鞭痛為結胸也，非化工之筆，安然點綴病情若此哉。

四十九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上至少腹鞭滿而痛，

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原 不大便，燥渴，日晡潮熱，少腹鞭滿，證與陽明頗同，但小有潮熱，則不似陽明

大熱從心上至少腹，手不可近，則陽明又不似此。大痛，因是辨其為太陽結胸，兼陽明內實也。緣誤汗復誤

下，重傷津液，不大便而燥渴潮熱，雖太陽陽明亦屬下證，但太陽痰飲內結，必用陷胸湯，由胸脇以及胃腸

蕩滌始無餘。若但下腸胃，結熱反遺胸上痰飲，則非法矣。其析義之精，為何如哉。

五十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痙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原 結胸而至頸項亦強，證愈篤矣。蓋胸間邪結緊

實，項勢常昂，有似柔痙之狀，然痙病身手俱張，此但項強原非痙也。借此以驗胸邪十分緊逼，耳胸邪緊逼

以大陷胸湯下之，恐過而不留，即以大陷胸丸下之，又恐滯而不行，故煮而連滓服之，然後與邪相當，而可

施戰勝攻取之略。觀方中用大黃芒硝甘遂，可謂峻矣，乃更加葶藶杏仁以射肺邪而上行，其急者時又倍

加白蜜以留戀而潤導之，而下行其緩，必識此意始得用法之妙。

五十一 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原 胸既結矣，本當下以開其結，然脈浮大則表邪未盡，下

之是令其結而又結也。所以主死。此見一病不堪再誤也。

五十二 結胸症具煩躁者亦死。原亦字承上見結胸證全具更加煩躁即不下亦主死也曷為主死耶蓋

邪結於胸雖藉藥力以開之而所以載藥力上行者胃氣也胃氣充溢於津液之內汗之津液一傷下之津

液再傷至熱邪搏飲結於當胸而津液又急奔以應上正有不盡不已之勢煩躁者津液已竭胃氣垂絕之

徵也堅敵在前營中士交化為烏有能無敗乎此陷胸諸法見機於蚤兢兢以滌飲為先務飲滌則津液自

安如寇退而百姓復為良民也噫微矣

不解肌誤汗下成痞復誤燒鍼合色脈以定死生一法

五十三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胸

煩面色青黃膚潤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原凡表裏差誤證變危篤有陰已亡而陽邪尚不盡者

有陽邪盡而陽氣亦隨亡者有外邪將盡未盡而陰陽未致全虧者此可愈不可愈所由分也夫率心下痞

與胸間結雖有上下之分究竟皆是陽氣所治之位觀無陽則陰獨一語正見所以成痞之故雖曰陰陽氣

並竭實由心下無陽故陰獨痞塞也無陽陰獨蚤已括傷寒誤下成痞大義安得草率讀過無陽亦與亡陽

有別無陽不過陽氣不治復加燒鍼以逼劫其陰陽乃成危候其用藥逼劫即可同推中風誤下結胸傷

寒誤下成痞者症之常也然中風誤下間有痞證傷寒誤下間有結胸症不可不明故次此條於結胸症後

至太陽中篇亦次結胸於痞證後以求合作者之圓神也

太陽經中篇凡寒傷榮之證列於此篇

按上篇風傷衛之證用桂枝湯解肌者乃是不欲發汗以擾動其榮也不擾其榮但治其衛嘗有不及之弊

不及則邪不盡去勢必傳入於裏故篇中兩解表裏之法居多此篇寒傷榮之症用麻黃湯發汗者乃亟驅

上海校經山房校印

其邪盡從表出不使停留之法嘗有太過之弊太過則未免固邪傷正而虛候易生設有餘邪不盡者多未
敢再汗但可和其榮衛或俟其津回自然得汗故兩解表裏之法差少其誤下之症亦不比上篇之陽邪多
變但發汗之後其人津液已虛更加誤下則津液重虛所以或邪少虛多而傷其陽或邪盛熱熾而傷其陰
源同流異各造其偏以故治法亦錯出不一必先會大意然後一展卷而了然於心目也

辨傷寒傳經一法

一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重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原文發熱惡寒體重嘔逆脈陰
陽俱緊凡是傷寒病必具此五者故以為總稱或未發熱者寒邪初入尚未鬱而為熱頃之即熱矣多有服
表藥後反增發熱者病必易解蓋熱鬱未久藥即領邪外出無裏證故也仲景恐見惡寒體重嘔逆又未發
熱認為直中陰經之證操刀殺人全於辨證之先揭此一語慮何周耶

辨傷寒證用麻黃湯大綱一法

一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原文上條已言傷寒之脈證矣此
復以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互發其義蓋惡寒未有不惡風者頭身腰節疼痛即體
重之應無汗而喘亦即嘔逆脈陰陽俱緊之應也汗乃血之液血為榮榮強則腠理閉密雖熱汗不出也麻
黃發汗散邪其力最猛故以桂枝監之甘草和之而用杏仁潤下以止喘逆然亦但取微似汗不須歎熱稀
粥正如馭六馬執轡惟謹恆虞其泛軼耳

辨傷寒傳經一法

三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煩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為傳也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

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即誤治亦止留連於太陽耳

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即誤治亦止留連於太陽耳

辨傷寒欲傳不傳心悸而煩宜用建中一法

四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文原欲傳未傳之證其人內實差可無慮。若陽氣內虛而心悸陰氣內虛而心煩將來邪與虛搏必至危困。建立其中氣則邪不易入即入亦足以禦之也。

辨寒傷榮之證當汗不汗反行鍼灸致變二法

五太陽傷寒者加溫鍼必驚也。文原溫鍼欲以攻寒孰知鍼用火溫榮血得之反增其熱榮氣通於心引熱邪以內通神明必致驚惶而神亂也。

六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痺名火逆也。文原外邪挾火勢上炎心不下通陰分故重而痺也。

辨脈浮及浮數宜用麻黃湯發汗一法

七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文原傷寒之脈陰陽俱緊其脈但浮及浮數而不兼緊似可不用麻黃湯然寒既入榮舍麻黃湯定法別無他藥可代故重申其意見脈緊固當用麻黃湯而脈浮不緊者乘其邪方在表當用麻黃湯托出其邪不使得入即脈浮數而不緊者乘其勢止欲傳當用麻黃湯擊其半渡而驅之使出參看中風證脈浮宜用桂枝湯可見天然一定之法不因邪勢之淺深輒可變易也。

服麻黃湯得汗後察脈辨證有次第不同三法

一法汗解後復感復煩脈浮數者宜更藥解散 一法脈浮數而煩加渴者宜兩解表裏 一法具兩解證

尚人命篇 太陽中篇

而身重心悸縱脈仍浮數亦不可復發其汗。但宜靜調俟其汗自出乃解耳。所以然者以尺脈微裏陰素虛故也。必須津液自和即為表裏俱實。便自汗出而愈。此亦先建中而後發汗之變法。要知仲景云尺脈微者不可發汗。又云尺脈微者不可下。無非相人津液之奧旨。所以誤下之脈雖汗數不改。而汗發汗者亦必審諦其尺脈不當率意徑情。有如此矣。

凡用發汗藥宜審病人有無宿疾不可徑汗六法

〔十二〕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原 咽中乾燥其人平日津液素虧可知。故不可發汗以重奪其津液也。叔和重集不可發汗篇有咽中閉塞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氣欲絕。手足厥冷。欲得踈卧不能自溫一條。與此似同而實大異。此戒發汗以奪陽明之津液。彼戒發汗以奪少陰之血也。又咽中閉塞不可下一條。亦指少陰立說。成註俱以咽門為胃之系。混釋則謬矣。

〔十四〕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則便血。原 小便淋者膀胱為熱所閉。氣化不行也。更發其汗則膀胱愈擾而血從小便出矣。

〔十五〕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瘡。原 身疼痛為寒傷榮之證。本當發汗。然瘡瘍之人肌表素虛。榮血暗耗。更發其汗則外風襲虛。內血不榮。必至頸項強。身手張而成瘡。瘡亦膀胱之病也。

〔十六〕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目直視不能瞬。不得眠。原 目得血而能視。汗為血液。衄血之人清陽之氣素傷。更發其汗則額上必陷。乃上焦枯竭之應也。諸脈者皆屬於目。筋脈緊急則目上瞪而不能合。目不合則不得眠也。傷寒發煩目瞑者必衄。宜用麻黃湯發汗。此言素憤衄血之人。戒發汗以虛其虛。宜兩諦之也。

〔十七〕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原 亡血即亡陰也。亡陰發汗本當生熱。乃反寒慄而振者何耶。

法以陽孤無偶用芍藥以和之。俾不至散亂也。故用法必識立法之意。斯用之各當矣。

服麻黃湯後不可誤用桂枝及飲水灌水過多一法

〔二十一〕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發汗後。飲水多者必喘。以水灌之亦喘。文原 誤用桂枝固衛寒不得泄。氣逆變喘。本當用大青龍湯。必於湯中除去桂枝薑棗者。以

已經一誤。不可再誤。馭藥之嚴也。然有大熱者。恐兼裏證。若無大熱。其為表邪實盛。可知。故變青龍之制。為麻杏甘石。乃為的對也。飲水多者。內有大熱。則能消之。汗後裏證未具。內無大熱。故飲水多者。水氣上逆。必為喘也。以水灌其外。冷氣侵膚。與內邪相搏。亦主喘也。即形寒飲冷傷肺之意。但傷肺乃積漸所及。此不過偶傷耳。治法要不出麻杏甘石之外。見內飲水多。外行水灌。皆足以斂邪閉汗。不獨誤行桂枝湯為然矣。

本麻黃湯證誤下表邪未盡氣逆變喘一法

〔二十二〕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文原 易桂枝以石膏少

變麻黃之法。以治誤汗而喘當矣。乃誤下而喘。亦以桂枝為戒。而不越此方者何耶。蓋太陽中風。與太陽傷寒。一從桂枝。一從麻黃。分途異治。繇中風之誤下而喘者。用厚朴杏仁加入桂枝湯中。觀之。則傷寒之誤下而喘者。用石膏加入麻黃湯中。乃天造地設。兩不移易之定法。仲景所以諄諄告誡者。正恐人以傷寒已得汗之證。認為傷風有汗。而誤用桂枝。故特出誤汗。誤下兩條。示以同歸麻黃一治之要。益見榮衛分途而成法。不可混施矣。

服麻黃湯後有陽氣暴虛又手冒心二法

一法心下悸欲得按 一法耳聾無聞

〔二十三〕發汗過多。其人叉手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文原 發汗過多。陽氣虛衰。陽本受

氣於胸中。胸中陽氣不足。故又手冒心。不說到陰血上。方用桂枝甘草固表緩中。亦未說到養血上。方註謂汗多則血傷。血傷則心虛。反置陽虛不理。所謂迂濶而遠於事情也。

〔二十四〕未持脈時。病人又手自冒心。師因教試令咳而不咳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原此示人推測陽虛之一端也。陽虛耳聾。宜亟固其陽。與少陽傳經邪盛之耳聾迥別矣。

服麻黃湯後有陽氣暴虛陰邪上逆。臍下悸腹脹滿二法。

一法欲作奔豚。預伐其邪。一法行氣補虛。以除其滿。

〔二十五〕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甘草大棗湯主之。原汗本心之液。發汗後。臍下悸者。

心氣虛而腎氣發動也。腎邪欲上陵心。故臍下先悸。取用茯苓桂枝直趨腎界。預伐其邪。所謂上兵伐謀也。

〔二十六〕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原吐後腹脹。與下後腹脹。多為實。以邪氣乘

虛入裏為實也。若發汗後。外已解而腹脹滿。知非裏實之證。緣脾胃氣虛。津液搏結。陰氣內動。壅而為滿也。

故以益胃和脾。降氣滌飲為治也。

服麻黃湯汗後不繇誤下。津乾飲結。胃困變痞一法。

〔二十七〕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鞭。乾噎食臭。腸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原汗後外邪雖解。然必胃氣安和。始得脫然無恙。以胃生津液故也。津液因邪入而內結。因發汗而外亡。兩

傷皆置。其人心下必痞鞭。以伏飲搏聚。胃氣不足以開之也。胃病故乾噎食臭。食入而嘔。餒酸也。胃病故腸

下有水氣。水入而旁滲。腸助也。胃中水穀不行。腹中必雷鳴。而搏擊有聲。下利而清濁不分也。雖不繇誤下。

而且成痞。設誤下其痞結。又當何似。耶。上篇論結胸及痞之源。云胃中空虛。此云胃中不和。互意。以其未經

誤下。而後成痞。則其源之同。若此哉。

寒邪轉入轉深矣。故作痞。外邪與內飲搏結。故心下滿。鞭若按之自濡而不滿。鞭則證不扶飲。其所扶飲者。乃身中之陰氣上逆。而痞聚於心下也。陰氣上逆。惟苦寒可瀉之。上條大黃黃連瀉心之法。即為定藥。若惡寒汗出。前方必加入附子以救陽虛。蓋否者乾往居內坤往居外。所以宜切陰盛陽微之慮。今惡寒汗出。其事著矣。故三黃湯內另煎附子汁和服。以各行其事。而共成傾否之功。即一瀉心方中。其法度森然。若此。

〔三十一〕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

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原文 半夏當節入少陽篇中。因有半夏。復論結胸及痞。有少陽之兼證。見五六日嘔而發熱。為少陽之本證。然太陽未罷。亦間有之。所以陽明致戒云。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以嘔屬太陽故也。且發熱而非往來之寒熱。尤難辨識。果係少陽證。則太陽證將罷。不似陽明之不可攻。若係太陽遷延未罷。誤下即成痞結。其為逆更大矣。方用半夏瀉心湯者。即生薑瀉心湯。去生薑而君半夏也。去生薑者。惡其辛散。引津液上奔也。君半夏者。瀉心諸方原用以滌飲。此因證起於嘔。故推之為主君耳。

服瀉心湯痞不解。煩渴。小便不利。用五苓兩解表裏一法。五苓散主之。原文

〔三十二〕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原文

瀉心諸方。開結蕩熱益虛。可謂具備。乃服之而痞不解。更加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前第八條五苓兩解表裏之法。正當主用。蓋其功擅潤津滋燥。導飲瀉熱。所以亦得為消痞滿之良治也。

服瀉心湯後復誤下。利不止。宜治下焦一法。下利不止。宜治下焦。一法。此法。此法。此法。

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亦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文原湯藥者湯滌腸胃之藥即下藥

也誤下而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為合法矣乃復以他藥下之他藥則皆湯滌下焦之藥與心下之痞全不相涉縱痞鞭微除而關闡盡撤利無休止反取危困用理中以開痞止利原不為過其利益甚者明是以鄰國為壑徒重其奔迫也故用赤石脂禹餘糧固下焦之脫而重修其關闡倘更不止復通支河水道以殺急奔之勢庶水穀分而下利自止耳

痞證汗出嘔吐下利用大柴胡湯兩解表裏一法

〔三十四〕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鞭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文原外邪不解轉入於裏心下痞鞭嘔吐下利攻之則礙表不攻則裏證已迫計惟主大柴胡一湯合表裏而兩解之耳

汗吐下解後餘邪挾飲作痞用旋覆代赭石湯一法

〔三十五〕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主之文原此亦伏飲為逆但因胃氣虧損故用法以養正而兼散餘邪大意重在噫氣不除上既心下痞鞭更加噫氣不除則胃氣上逆全不下行有升無降所謂弦絕者其聲嘶土敗者其聲噦也故用代赭領人參下行以鎮安其逆氣微加散邪滌飲而痞自開耳

病人素有痞連臍腸更加痛引陰肋名為臟結一法

〔三十六〕病臍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痛引少腹入陰肋者此名臟結死臟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文原傷寒有臟結之證乃陰邪結於陰也若加痛引少腹入陰肋則悖亂極矣故主死也無陽證者無表證也不往來寒熱者無半表半裏之證也其人反靜者并無裏證也既無表裏之證而舌上仍有胎滑此為何故則以丹田有熱胸中其寒也反有熱胸中陽也反有寒則是其病不在表

證明徹若此。後人反謂結胸之外復有水結胸一證。又謂下文支結乃支飲結聚亦另是一證。可笑極矣。

四十二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原 妙哉仲景

之文。此一條又足緝上三條而明其意。心下支結者。邪結於心下之偏旁。不正中也。比小結胸之正在心下

又較輕矣。傷寒至六七日。宜經傳已遍。乃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其邪尚在三陽之界。未入於裏。雖心

下支結而外證未除。即不可用大陷胸湯。以主裏而不主表也。亦不可用小陷胸湯。以主陷胸湯

主飲而不主表也。夫支結之邪。其在外者。方盛。其陷入者。原少。故但合用柴胡桂枝和解二法。以治其表。表

邪去而支結自開矣。後人謂支結乃支飲結於心下。夢語喃喃。吾不識支飲為何物也。

辨下後胸滿煩驚身重困篤一法

四十二 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識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原

此伏飲素積為變之最鉅者。蓋積飲之人。津液素結。原不足以充灌週身。及遇外感。一切汗吐下。定法漫雜

輕試。其誤下之變。更有進於結胸者。似此一證。八九日過經。乃下之。可謂慎矣。孰知外邪未盡。乘虛而陷。積

飲挾之。填滿胸中。胸中既滿。則膈中之氣不能四布。而使道絕。使道絕。則君主孤危。所以心驚而神亂也。煩

與識語。本屬胃。此則兼心。小便不利。本屬津液內竭。此亦兼小腸火燄。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又神明內亂。

治節不行。百骸無主之明徵也。夫邪方在表。裏其患已及神明於此。而補天浴日。豈復尋常表裏所辦。故用

人參茯苓之補。以益心虛。丹鉛之重。以鎮心驚。龍骨牡蠣之澀。以為載神之舟楫。一方而批。却導。斂全收。安

內攘外之功。後人不察。謂是總三陽而和之之法。豈其然哉。按傷寒雖云傳足不傳手。其實原無界限。此

證。手少陰。心主為邪所逼。神明內亂。因致識語。無倫較他證。識語之屬胃實者。相去懸絕。若復以治足經之

法治之。心無幸矣。方中藥止九味。用人心藥五種。不以為複。且用陽明藥三種。不以為猛。蓋都城震動。勢必

悉力入按非孤注可圖俟倖也至於痰飲搏膈最為刺床者但用半夏一味表邪內襲自發難端者但從太
少之例用桂枝柴胡二味陽邪入陰最宜急驅者但用大黃一味是則治傷寒喫緊之處咸落第二義止從
治心諸藥之後一案共結其局此等手眼豈凡近可識耶

病久脈代結心動悸宜補胃生津兼散邪一法

四十三 傷寒脈代結心動悸者多甘草湯主之一名復脈湯脈按之來緩而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脈來
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
必難治原傷寒病而至脈結代心動悸真陰已亡微邪搏聚者欲散不散故立炙甘草湯補胃生津潤燥以
復其脈少加桂枝以和榮衛少加清酒以助藥力內充胃氣外達肌表不驅邪而邪自無可容矣 後段本
為結代二脈下註脚後人不解疑為闕文但以虛多實少混說殊不知脈者氣血之先仲景於津液內亡之
脈名之為結陰代陰又名無陽原有至理何得惜然不識聊為四言俚句以明其義胃藏津液水穀之海內
充臟腑外灌形骸津多脈盛津少脈衰津結病至津竭禍來脈見微的宜先建中汗則津越下則津空津耗
脈和不可妄攻小便漸減大便自通陽明內實急下救焚少緩須臾津液無存陽明似實少用調承驅熱存
津此法若神腎中真陽陰精所藏胃中真陽津液所胎津枯精盛洩泉可溉陰精衰薄瓶罄蜜哀何謂結陰
無陽脈隘何謂代陰無陽脈奪經竭無陽津液所括較彼亡陽天地懸閭

誤下下利不止身疼痛宜先救裏後救表一法

四十四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大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
逆湯救表宜桂枝湯原下利清穀者脾中之陽氣微而飲食不能腐化也身體疼痛者在裏之陰邪盛而筋
脈為其阻滯也陽微陰盛凶危立至當急救其在裏之微陽俾利與痛而俱止救後小便清大便調則在裏

之陽已復而身痛不止。明是表邪未盡。榮衛不和所致。又當急救其表。俾外邪仍從外解。而表裏之邪始為明且盡耳。救裏與攻裏天淵若。攻裏必須先表。後裏必無倒行逆施之法。惟在裏之陰寒極盛。恐陽氣暴脫。不得不急救其裏。俟裏證少定。仍救其表。初不敢以一時之權宜。更一定之正法也。厥陰無下利。腹脹。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曰先溫曰乃攻。形容不得已之次第。是互此意。

辨誤下引邪內入用梔子湯取吐三法

一法下後煩滿不安。用梔子厚朴湯。一法誤用丸藥大下。身熱微煩。用梔子乾薑湯。一法大下後身熱心中結痛。用梔子豉湯。

四十五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卧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原 滿而不煩。即裏證已具之實滿。煩而不滿。即表證未罷之虛煩。合而有之。且卧起不安。明是邪湊胸表腹裏之間。無可奈何之象。故取梔子以快湧其邪。而合厚朴枳實以泄腹中之滿。亦表裏兩解之法也。

四十六 傷寒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原 丸藥大下。徒傷其中而不能蕩滌其邪。故梔子合乾薑用之。亦溫中散邪之法也。

四十七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者。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凡用梔子湯。病人薑微溼。不可與服之。原 香豉主寒熱惡毒。煩躁滿悶。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則表邪陷者。與前條之微煩不同。故以梔子合香豉解散餘邪。又主表

而不主裏之法也。然此梔子豉一法。諸凡汗下後。證顯實煩虛煩之不同。要皆可用。以其胸中窒塞。即名實煩。窒此心中結痛。則較輕也。以其身外熱除。心中不窒。止是虛熱內壅。即名虛煩。虛煩不得眠。亦即卧起不安。

之。言及於真心中。悞悞熱邪逼處。無法可除。故用梔豉湯。以湧其餘熱。乃因汗吐下後。胸中陽氣不足。最虛之處。便是客邪之處。正宜因其高而越之耳。若慮津液內竭。止氣暴虛。餘邪不盡。則仲景原有炙甘草湯一法。蓋敢妄瀉。以犯虛虛之戒耶。執一而妄註。祇令作者之意盡失。夫可惜。真微瀉。則大腑易動。服此湯不能上瀉。反為下泄矣。緣內經有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先調之。後乃治其他病。故此示戒。辨下後復發汗之脈證及晝夜靜躁二法。

〔四十八〕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原

治傷寒有先汗後下之次第。原不得已之法。設下之後。外邪不盡。復不得已而發其汗。其人身必振寒。脈必微細。邪雖去而內外俱虛。所傷滋大矣。良工於汗下之際。已不可無復冰臨淵之懼。况以誤治致虛。更可再誤。而犯虛虛之戒乎。註以振寒屬誤汗。脈微細屬誤下。且牽入亡陽亡陰。曼語殊失仲景叮嚀之意。

〔四十九〕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原上條但言振寒及微細之脈。未定所主之病。以虛證不一也。然振寒脈微細。陽虛之故。已露一斑。設晝日煩躁不得眠。其為虛陽擾亂可知矣。其人夜反安靜不嘔不渴。則虛陽擾亂不兼外邪可知矣。乃復以脈沉微身無大熱。重加辨別者。仲景意中恐新邪乘虛暗襲耳。外無邪襲。則煩躁為亡陽之候。而乾薑附子在所必用矣。即此而推。其人日中安靜。夜多煩躁。則陽不病而陰病可知矣。然陰病乃傷寒後之本證。自有陽邪入陰及陰氣內虧。津液未復之條。故不復互言之也。

辨吐下後復汗身為振搖動惕久成痿廢一法。

一法胸高頭眩脈沉緊加誤汗動經宜亟通津液。一法飲搏胸脇經脈動惕久成痿廢。

〔五十〕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為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

尚人兩... 太陽中篇

甘草湯主之。文原 心下逆滿氣上衝胸。其邪搏飲。寒湧於脘。所以起則頭眩。脈見沉緊。明係飲中留結外邪。若

但發汗以強解其外。外雖解而津液盡竭。反足傷動經脈。有身為振搖之患矣。蓋人身經脈賴津液以滋養。

吐下而津液一傷。更發其汗。津液再傷。坐令經脈失養。身為振搖。貽害深矣。所以遇此等證。必一方之中。條

飲與散邪並施。乃克有濟。太陽第三篇中。用小青龍湯。全是此意。但彼證風寒兩受。不得不重在表。此證外

邪已散。止存飲中之邪。故以桂枝加入。制飲藥內。俾飲中之邪盡散。津液得以四布而滋養其經脈。千百年

來。孰解其批却導款之微旨乎。

〔五十一〕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動。場者久而成痿。

文原 此即上條之證。而明其增重者。必致廢也。曰虛煩。曰脈甚微。則津液內亡。求上條之脈沉緊為不可得矣。

曰心下痞硬。曰脇下痛。較上條之心下逆滿更甚矣。曰氣上衝咽喉。較上條之衝胸更高矣。外證痰飲搏結。

有加。而脈反其微。不與病情相協。為日既久。則四屬失其滋養。此後非不有飲食漸生之津液。然久不共經

脈同行。其旁溢他溢。與飲同事。可知其不能復榮。經脈可知所以竟成痿也。按汗下吐三法差誤。陰陽並

竭。變證叢起。如心悸頭眩。身瞤動。面色青黃。四肢難以屈伸等證。本篇言之不一。皆是教人對證急治。不可

因循以貽禍患。如此一證。心下痞硬。太陽之邪挾飲上逆也。脇下痛。少陽之邪挾飲上逆也。逆而不已。上衝

咽喉。逆而不已。過頸項而上衝頭目。因而眩冒。有加則不但身為振搖。其頸項間且陽虛而陰湊之矣。陰氣

劑頸反不得還。乃至上入高巔。則頭愈重。而益振搖矣。夫人身之筋脈。全賴元氣與津液為充養。元氣以動

而漸消。津液以結而不布。上盛下虛。兩足必先痿廢。此仲景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於心下逆滿氣上沖胸

之日。早已用力乎。

五十二

五十二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原傷寒蓄血較中風蓄血更為凝滯故變上篇之抵當湯為丸煮而連滓服之與結胸項強似柔痊用大陷胸丸同意蓋湯者湯也陽邪入陰一蕩滌之即散丸者緩也陰邪入陰恐蕩滌之而不盡故緩而攻之所以求功於必勝也其曰不可餘藥者即本湯不變為丸不可得矣

辨傷寒風濕相搏身體煩疼脈證二法

五十三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煩疼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澀者與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木湯主之原風木濕土雖天運六氣中之二氣然而濕土實地之氣也經云地氣之中人也下先受之其與風相搏結止是流入關節身疼極重而無頭疼及嘔渴等證故雖浸淫於週身軀殼自難犯高巔臟腑之界身不嘔者上無表邪也不渴者內非熱熾也加以脈浮虛而澀則為風濕搏於軀殼無疑故用桂枝附子疾馳經絡水道以迅掃而分竭之也

五十四 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原此條復互上條之意而辨其證之較重者痛不可近汗出短氣惡風不欲去衣小便不利或身微腫止相搏之最劇處故於前方加白木以理脾而下滲其濕減暈東之和中外泄其風要皆藉附子之大力者負之而走耳

辨傷寒發黃有寒濕相搏四法

五十五 傷寒發汗已身目為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為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原傷寒發汗已熱邪解矣何緣反蒸身目為黃所以然者寒濕搏聚適在軀殼之裏故爾發黃也裏者在內之通稱非謂寒濕深入在裏蓋身目止屬軀殼與臟腑無關也於寒濕中求之即下文三法也

五十六 傷寒於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主之。文原 傷寒之邪得濕而不行。所以熱於身中而發黃。故用外解之法。設况裏字。豈有邪在裏而反治其表之理哉。

五十七 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文原 黃色鮮明。其為三陽之熱邪無疑。小便不利。腹微滿。乃濕家之本證。不得因此指為傷寒之裏證也。方中用大黃者。取佐茵陳。梔子。建驅濕除熱之功。以利小便。非用下也。

五十八 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蘗皮湯主之。文原 熱已發出於外。自與內感不同。正當隨熱勢清解。其黃俾不留於肌表間也。前條熱於故用麻黃。此條發熱反不用麻黃者。蓋寒濕之證難於得熱。熱則其勢外出而不內入矣。所謂於寒濕中求之不盡。泥傷寒定法。此非一徵歟。用三法以驅傷寒發黃於寒濕中求之。能事畢矣。設不知此。妄行攻下。其邪乘虛陷入陽明中土。日與水穀相蒸。身目之黃有加無已。漸致沉錮不返者多矣。此仲景所為叮嚀不可下之意乎。同一濕也。與風相搏則為掣痛。與寒相結則發黃。是俱太陽表邪。故戒不可下。叔和不察。將寒濕編入陽明之末。未免與不可下之旨相悖。今悉歸太陽。求不違先聖矩矱云。

太陽經下篇凡風寒雨傷榮衛之證列於此篇 法二十四條

按上篇太陽中風。適衛病而榮不病之證。中篇太陽傷寒。適榮病而衛不病之證。然天氣之風寒每相因人身之榮衛非兩截。病則俱病者恆多。迨俱病則邪勢孔熾。其人必增煩躁。非發汗不解。故仲景取用青龍之法。乃內經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之義也。但青龍為神物。最難駕馭。必審其人無少陰脈證。乃可用之。以少陰亦主煩躁故也。因是更立真武一湯。以救青龍之誤投。白虎一湯。以匡青龍之不逮。神方畢用。所謂神

一、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以真武湯救之。原天地鬱蒸得雨則和人身煩躁得汗則解大青龍湯證為

太陽無汗而設與麻黃湯證何異因有煩躁一證兼見則非此法不解蓋風為煩寒為躁故用之發汗以解其煩躁也究竟本方原於無汗者取微似汗若有汗者之煩躁全非鬱蒸之比其不藉汗解甚明加以惡風脈微弱則是少陰亡陽之證若脈浮弱汗出惡風而不煩躁即是太陽中風之證皆與此湯不相涉也誤服

此湯蓋不致厥逆惕瞤而速其陽之亡耶仲景不能必用法者蓋如其法更立真武一湯以救其誤學者能識其鄭重之意即百用不至一誤矣持為剖析疑義相與明之按解肌兼發汗而取義於青龍者龍升而

雲興雲興而雨降鬱熱頓除煩躁乃解匪龍之為靈何以得此乎觀仲景製方之意本是桂枝麻黃二湯合用但因芍藥酸收為興龍致雨所不宜故易以石膏之辛甘大寒辛以散風甘以散寒寒以勝熱一藥而三

善具備且能助青龍升騰之勢所以為至當至神之法也然而去芍藥之酸收增石膏之辛散外攻之力猛而難制在寒多風少及風寒兩停之證則用當而通神其有風無寒之證及微弱之脈若不知辨而藥用之

有厥逆惕瞤而亡陽耳此疎庸之輩所為里而畏之乎詎知仲景於風多寒少之證而見微邪之脈有用桂枝二越婢一之法桂枝全方不去芍藥取用其二全是不欲發汗之意復改麻黃一湯為越婢一者略用麻

黃石膏一物示微發於不發之中耳夫婢女子之卑者也女子固以順為正沈於婢則惟所指使更無專擅矣以大青龍之升騰變化不可駕馭之物約略用之乃至性同女婢之卑柔此仲景通天手眼也只一方中

忽焉去芍藥為大青龍而升大興雲氣忽焉存芍藥為小青龍而蟠泥潤江海忽焉用桂枝二越婢一而細雨濕泥沙積義入神之道此仙經較者矣後人不窺作者之藩安望其能用之也哉再按誤服大青龍湯

再按誤服大青龍湯

厥逆筋湯肉暈者既有亡陽之逆矣亡陽即當用四逆湯以回陽乃置而不用更推重真武一湯以救之者其義何居蓋真武乃北方司水之神龍惟藉水可能變化而水者真武之所司也設真武不與之以水青龍之不能奮然升天可知矣故方中用茯苓白朮芍藥附子行水收陰醒脾崇土之功多於回陽名之曰真武湯乃收拾分馳離絕之陰陽至鎮於少陰北方之位其所收拾者全在收拾其水使龍潛而不能見也設有毫水氣上浮龍即得遂其升騰變化縱獨用附子乾薑以回陽其如魄汗不止何哉厥後晉旌陽祖師以仙術斬蛟捕至蛟龍遁跡之所戒其家勿蓄勺水乃至從硯水中逸去可見水怪原有尺水丈波之能向非真武坐鎮北方天壤間久為龍蛇之窟矣即此推之人身身陽根於陰其亡陽之證乃少陰腎中之真陽飛越耳真陽飛越亟須鎮攝歸根陽既歸根陰必翕然從之陰從則水不逆矣陰從則陽不孤矣豈更能飛越乎故舍天人一致之理以譚醫者非真至也

後賢用附子為末以止陰躁名曰霹靂散藥雖善而名則可笑夫陰躁止厥暈惕之候而霹靂又青龍行雨之符以是名方其違聖悖理可勝道哉

二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原文前條太陽中風四字括上篇而言此條傷寒二字括中篇而言風寒之脈證錯見則桂枝湯與麻黃湯為不可用不待言矣故二條反覆互明

大青龍湯允為風寒兩辨的對之藥也無少陰證成註謂不久厥吐利無少陰裏證夢語喃喃誤人最大仲景原文但重乍有輕時六字善已黎明言但身重而無少陰之欲寐其為寒因可審況乍有輕時不似少陰之晝夜俱重又兼風因可審所以敢恣行無忌力驅其在表之風寒若脈微弱身重欲寐則內顧少陰且不宜矣敢發之于細玩二條文意傷風脈本浮緩反見浮緊傷寒脈本浮緊反見浮緩是為傷風見寒傷寒見風雨無疑矣既無可疑又當辨無少陰證相雜則用青龍萬舉萬當矣故脈見微弱即不可用大青龍湯以少陰病脈必微細也方註况病字牽入中風之脈陽浮陰弱為解大失仲景叮嚀垂戒之意不思中風之

脈以及誤汗等證。太陽上篇已悉。此處但歸重分別少陰。以太陽膀胱經與少陰腎經合為表裏。膀胱邪勝。腎切震鄰。其在陰精素虛之人。表邪不俟傳經。蚤從膀胱之府。襲入腎藏者。有之。况兩感夾陰等證。臨病尤當細察。設少陰不虧。表邪安能飛渡。而見身重欲寐等證耶。故有少陰證者。不得已而行表散。自有溫經散邪兩相縮照之法。豈可徑用青龍之猛。立劇孤陽之根乎。仲景豈此一義用法之妙。已竭盡無餘。後人顛倒無傳。妄行註釋。致令察脈辨證之際。懵然不識要妙。祇覺仲景之堂。無階可升。其治虛勞發熱。骨蒸多汗。每輕用升柴。必行表散。遵依東垣升陽散火。迺至百不救一。今與英賢商榷。仲景法豈非民生之一幸歟。

青龍項中脈見浮緊日久致衄。用麻黃湯次第二法。

〔三〕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熱。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文原此風多寒少之證。服藥已微除。則藥不勝病。可知發煩者。熱蒸而鬱煩也。目瞑者。熱轉榮血。肝氣不治也。劇則熱甚於經。必迫血妄行。而為衄。衄則熱隨血散而解也。陽氣重者。風屬陽而入衛。氣為寒所持。故重也。所以雖得衄解。仍主麻黃湯。以發其未盡之沉滯。而大變乎中風之例也。

〔四〕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文原此即前條風多寒少之證。但無身皮膚痛。則寒證較輕。又無發煩目瞑。則陽氣亦不重。自衄即愈。比前衄乃解亦易安。所以既衄。則不更主麻黃湯也。

〔五〕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文原此寒多風少之證也。寒多不發汗。所以致衄。既衄。則風邪得解。所以惟用麻黃湯。以發其未散之寒。而但從傷寒之例也。

青龍項中狀如瘧。表裏虛。禁汗吐下。用各半湯一法。

〔六〕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為欲

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癢，宜桂枝麻黃各半湯。文原此亦風多寒少之證，以其風雖外薄，為寒所持，而不能散，所以面顯怫鬱之熱色，宜總風寒而兩解之也。

青龍項中脈微弱為無陽，用桂枝二越婢一湯一法。

〔七〕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更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文原此亦風多寒少之證，無陽二字，仲景言之不一，後人不解，皆置為闕疑，不知乃亡津液之通稱也。故以不可更汗為戒，然非汗則風寒終不解，惟取桂枝之二以治風，越婢之一以治寒，乃為合法。越婢者，石膏之辛涼也，胃得之則熱化津生，以此兼解其寒，柔緩之性，比女婢猶為過之，可用之無恐矣。

青龍項中汗出不解，用桂枝二麻黃一湯一法。

〔八〕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文原此亦風多寒少之證，服桂枝湯治風而遺其寒，汗反大出，脈反洪大，似乎風邪再襲，故重以桂枝湯探之，若果風邪之故，立解矣。若形如瘧，日再發，則邪本欲散，又且淺而易散，其所以不散者，終為微寒所持，故略兼治寒，而汗出必解也。

青龍項中辨表裏用桂枝湯單解風邪一法。

〔九〕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

宜桂枝湯。文原六七日不大便，明係裏熱，况有熱以證之，更可無疑。故雖頭痛，可用承氣下之。若小便清者，邪

未入裏，即不可下，仍當發汗以散表邪。然頭疼有熱，多是風邪上壅，勢必致衄。若乘寒邪，則必如第一類之

身大痛，自汗，可以且頭痛而無身目之證，邪故惟用桂枝湯以解風邪，與用麻黃湯之法各別也。

〔十〕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原服桂枝湯治風而遺其寒所以不解而證變設更下之則邪勢乘虛入裏益誤矣在表之風寒未除而在裏之水飲上逆故變五苓兩解表裏之法而用茯苓白朮為主治去桂枝者以已誤不可復用也然桂枝雖不可用其部下諸屬皆所必需倘併不用芍藥以收陰甘草薑棗以益虛而和脾胃其何以定誤汗誤下之變耶故更一主將而一軍用命甚矣仲景立方之神也

青龍項中火迫亡陽用桂枝湯加減救逆一法

十一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陽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原此條文義甚明後人不識作者之意雖有良法而不能用茲特闡之篇首誤服大青龍湯厥逆筋惕肉瞤而亡陽者乃汗多所致故用真武湯救之此以火迫劫而亡陽者乃方寸元陽之神被火迫劫而飛騰散亂故驚狂起臥不安有如此者少緩須臾駟馬莫追神丹莫挽矣故用此湯救之桂枝湯中除去芍藥人皆不知其故或謂惡其酸收非也夫神散正欲其收何為見惡耶設不宜於芍藥之酸又何宜於龍骨牡蠣之清耶學者於此等處當猛下一參透此一關勝讀方書千卷蓋陽神散亂當求之於陽桂枝湯陽藥也然必去芍藥之陰重始得疾趨以達於陽位既達陽位矣其神之驚狂者漫難安定更加蜀漆為之主統則神可賴之以攸寧矣緣蜀漆之性最急丹溪謂其能飛補是也更加龍骨牡蠣有形之骨屬為之舟楫以載神而返其宅亦以重而鎮怯瀦以固脫之外行其妙用如是而後天君復辟聿追晉重耳越句踐返國之良圖矣仲景製方豈易識哉

青龍項中火逆煩躁用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一法

〔十二〕火逆下之。因燒鍼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原此證誤而又誤。雖無驚狂等變。然煩躁則外邪未盡之候。亦真陽欲亡之機。故但用桂枝以解其外。龍骨牡蠣以安其內。不用蜀漆者。以元神未至。飛越無敢急迫以滋擾也。

青龍項中誤用桂枝治風遺寒治表遺裏救變一法

〔十三〕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四逆湯主之。原此段辨證用法。最精最詳。從前不得其解。今特明之。脈浮自汗。固是在表之風邪。而小便數。心煩。則邪又在裏。加以微惡寒。則在裏為寒邪。更加脚攣急。則寒邪頗重矣。迺用桂枝獨治其表。則陽愈虛。陰愈無制。故得之便厥也。桂枝且誤。麻黃更可知矣。大青龍更可矣。陰寒內凝。總無攻表之理也。甘草乾薑湯復其陽者。即所以散其寒也。厥愈足溫。不必治寒。且慮前之辛熱有傷其陰。而足攣轉錮。故隨用芍藥甘草以和陰。而伸其脚。設胃氣不和而譫語。則胃中津液亦為辛熱所耗。故少與調胃承氣湯以和胃。而止其譫。多與則為下。而非和矣。若不知此證之不可汗。而重發其汗。復加燒鍼。則陽之虛者。必造於亡。陰之無制者。必至犯上。無等此。則用四逆湯以回其陽。尚恐不勝。况可兼陰為治乎。

問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譫語。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甘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兩乃脛伸。以承氣湯微瀉。則止其譫語。故知病可愈。原附答門人問辭求

正四方道契 門人問曰證象陽旦成註謂是桂枝之別名方註謂湯以風言旦曉也似中風分曉以不言中風故設難詳申其義一主藥一主證一家未知孰是答曰主藥則既名桂枝云何別名陽旦是必一百一十三方方方皆有別名然後可主證則既似中風復云不啻中風果為何證且訓旦為曉尤為牽強不通一家於此等大關係處尚且昏昏後學安得不面牆耶夫仲景之圓機活法妙在陽旦陰旦二湯陽旦者天日晴煖以及春夏溫熱之稱也陰旦者風雨晦冥以及秋冬涼寒之稱也一桂枝湯遇時令溫熱則加黃芩名陽旦湯遇時令涼寒則加桂名陰旦湯後世失傳紛紛謂桂枝不宜於春夏者皆緣不識此義耳即如此證既象陽旦又云按法用之即是按用桂枝加黃芩之法也所以病人得之便厥明明誤在黃芩助其陰寒若單服桂枝湯何至是耶故仲景即行陰旦之法以救其失觀增桂令汗出一語豈不昭昭耶陰旦不足更加附子溫經即咽中乾陽明內結讖語煩亂渾不為意且重飲甘草乾薑湯以俟夜半陽回足熱後果如其言豈非先有所試乎惟黃芩入口而便厥未幾即以桂附乾薑尾其後固知其厥必不久所以可斷云夜半手足當溫况咽乾讖語熱證相錯其非重陰返寒可知故緣得足溫即便以和陰為務何其審哉今與二一同調抵掌譚仲景當年治病機宜愧無旨酒滿浮大白耳

青龍項中汗下後煩躁將欲亡陽宜補虛回陽一法

十四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原煩躁本大青龍湯證然脈弱汗出惡風者誤服

之則厥逆筋惕肉瞤首條已諄諄致戒矣此條復申其辨見汗下不解轉增煩躁則真陽有欲亡之機而風

寒之邪在所不計當用茯苓人參乾薑附子溫補兼行以安和其欲越之陽俾虛熱自退煩躁自止乃為合

法若因煩躁更加散邪則立斃矣夫不汗出之煩躁與發汗後之煩躁毫釐千里不汗出之煩躁不辨脈而

誤投大青龍尚有亡陽之變是則發汗後之煩躁即不誤在藥已誤在汗矣此仲景所為見微知著效真武

尚論人論卷二 太陽下篇

之例更加人參之補以嘿杜其危哉下後煩躁較未下之煩躁亦殊

青龍項中風寒兼見寒熱兩壅宜分解陰陽一法

〔十五〕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原文胸中有熱風邪在上也胃中有邪氣

寒邪在中也腹中痛陽邪欲下而不得下也欲嘔吐陰邪欲上而不得上也此所以知其執邪中上寒邪中

下陰陽各不相入失其升降之恆故用黃連湯以分理陰陽而和解之也嘗因此法而推及臟結之證舌上

有胎者又為寒反在上熱反在下陰陽悖逆既成危候仲景但戒以不可攻未言治法然非先之以和解將

立視其死乎學者請於黃連湯者眼詳見太陽中篇臟結條

青龍項中辨脈證之縱橫而刺其經穴二法

〔十六〕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原文期門二穴在不容兩傍各

乘脾土名曰縱其證腹滿譫語其脈寸口浮而緊寸口即氣口脾胃脈之所主也浮而且緊即弦脈也肝木

過盛所以脾胃之土受制也

〔十七〕傷寒發熱晝晝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原文

肝脈乘肺金名曰橫發熱瀼瀼惡寒者太陽之本證也大渴飲水者木盛則熱熾而求水以潤之也木得水

助其勢益橫反侮所不勝而上乘乎肺水勢之溢其腹必滿然肝金素無他病者必能暗為運布或自汗而

水得外滲或小便利而水得下行其病欲解也亦緣但腹滿而不譫語故易解耳直貫上下曰縱眠互兩

旁曰橫金本剋木而乘乎木其事直故為縱木受制於金而反乘金其事不直故曰橫且則難愈不直則易

安理之常也然縱橫之證不同而同刺期門穴者以賊土侮金皆緣木盛腹滿譫語證涉危疑故亟以瀉木

期門乃肝木所主。東方青龍之位也。刺其穴者。正所以制龍木而預弭亡陽之變耳。故一青龍方中。張大其施。則升行而為霖雨。狹小其制。則鼓浪而奔江海。馴其性能。則踰越女婢之卑。柔刺其經穴。則銷弭靈幻於寂若。仲景於其奮鼻升天。萬難把捉之時。尚以真武一法。坐鎮北方之水。俾地氣不上。天氣不下。所謂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龍之既升於天者。且不得不復返於淵。况未及升騰。可馴可撫。顧無法以制伏之耶。此余所為有會於縱橫之義也。儻不其然。匪但無與青龍之事。亦并無與傷寒之事矣。昔有善畫龍者。舉筆凝思。而青天忽生風雨。吾不知仲景製方之時。其為龍子。其為仲景乎。必有倏焉雷雨滿盈。倏焉密雲不雨。倏焉波浪奔騰。倏焉天日開朗。以應其生心之經綸者。神哉青龍等方。即擬為九天龍經可矣。婁東胡白臣先生。昌所為賢士大夫也。夙苦痰飲為恙。夏月地氣上升。痰即內動。設小有外感。脇間痰即不行。兩三日瘥後。當膚尚結小瘰。無醫不詢。無方不考。乃至夢寐懇求大士救療。因前聞疾思苦。深入三摩地位。薦分治病手眼。今且仁智兼成矣。昌昔謂膀胱之氣化大行。地氣不升。則天氣常朗。其偶受外感。則仲景之小青龍一方。與大士水月光中大圓鏡智無以異也。蓋無形之感。挾有形之痰。互為膠漆。其當胸窟宅。適在太陽經位。惟於麻桂方中。倍加半夏五味。以滌飲而收陰。加乾薑細辛。以散結而分邪。合而用之。令藥力適在痰邪蘊結之處。攻擊片時。則無形之感。從肌膚出。有形之痰。從水道出。頃刻分解。無餘而膺胸空曠。不復叢生小瘰矣。若泥麻桂甘溫。減去不用。則不成其為龍矣。將恃何物為翻波鼓浪之具乎。

變青龍湯經制改用白虎湯權宜五法

二十一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原

大汗出。則津液外亡。大煩渴。則

躁熱內極。脈轉洪大。則凶變將起。青龍湯為不對矣。計惟白虎湯可兩解表裏之熱。加人參可潤燥止渴。

二十一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

原

傷寒之脈。陰陽俱緊。此云浮滑。則兼風可知。滑為

裏熱浮滑則表亦熱矣。裏有寒者，傷寒傳入於裏，更增裏熱，但因起於寒，故推本而曰裏有寒。實則表裏俱為熱極也。

〔二十二〕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原白虎湯但能解熱，不能解表，必惡寒頭身疼痛之表證皆除，但熱渴而求救於水者，方可與之。

〔二十三〕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原表裏熱極，燥渴心煩，全無惡寒，頭疼身痛，諸表證者，固當行白虎湯矣。若脈浮滑，背微惡寒，此為表熱少，裏熱多之證，仍可與之。蓋以脈滑明係裏熱，而背為至陰之地，雖表退尚有餘寒，不當牽泥也。設脈但浮而不滑，證兼頭疼身痛，則雖表裏俱熱，而在表之邪渾未退，白虎湯即不可用，以白虎辛涼不能解表故也。此條辨證最細，脈滑而帶浮，渾身無大熱，又不惡寒，但背間微覺惡寒，是表邪已將罷，其人口燥渴心煩，是裏熱已大熾，更不可姑待，而當急為清解。恐遲則熱深津竭，無救於事耳。門人問用白虎則表熱不解，用青龍則裏熱轉增，試擬議於二者之間，不識當用何法。答曰：惟於大青龍湯中，倍增石膏，少減麻桂，或見寒多風少，則用麻杏甘石湯，亦倍增石膏，少減麻黃，斯固圓機，然亦即可為定法矣。

〔二十四〕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原玩此條表證，比前較重，何以亦用白虎耶？本文熱結在裏，表裏俱熱，二句已自酌

量，惟熱結在裏，所以表熱不除，况加大渴飲水，安得不以清裏為急耶？白虎五證得隸青龍後者，以風寒俱有故也。寒與風皆傷，宜從辛甘發散矣，而表與裏又俱熱，則溫熱為不可用，欲并風寒表裏之熱而俱解之，不其難乎？故立白虎湯一法，以輔青龍之不逮，其藥乃石膏知母辛涼之二物也。辛者西方金也，涼者秋令也。酷熱之時，欲求金風薦爽，萬不可得計，惟虎嘯則山谷間習習風生，風生則熱解耳。所以取辛涼二物。

偶而成方。以象白虎之陰也。夫青龍變化莫測。方無定體。故各用制伏之法。若白虎則地獸之靈。得風從而其威愈震。亦不易制伏之物。况裏熱已極。津液垂亡。元氣所存無幾。而領西方之肅殺。以入胃中。能無慮乎。於是。以甘草之甘緩。和其猛性。而入米同煎。以助胃中水穀之氣。虛者更加人參。以助胃中天真之氣。乃可用之。而無患。制法早具於一方之內矣。世傳孫思邈有降龍伏虎之能。豈非以仲景之心法為道法耶。夫以石膏一物之微。入甘溫隊中。則為青龍。從清涼同氣。則為白虎。惟文武聖神之哲。乃能用之。恰當此龍虎所為。慶風雲之會也。設在表之風寒未除。當用青龍。而反用白虎。設在裏之熱渴已逼。當用白虎。而互用青龍。則用者之誤。竟與倒行逆施者同類。豈不敗乃事乎。傷心哉。千古興亡之際。同一醫轍矣。

尚論陽明經證治大意

南昌喻 昌嘉言甫著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傷寒之證無如太陽一經風寒參錯表裏差殊難於辨認昌分三篇先列鄙語以引其端後隨仲景原文闡其立言精意俾業醫者得其門而入庶足以窺其美富也而陽明一經之病治之尤難蓋胃為水穀之海五臟六府之大源多氣多血之衝乃吉凶死生所攸關仲景著論精詳後人讀之憤憤今僭為尚論讀得而要言之也夫陽明者胃也陽明以胃實為正胃實則皆下證也然陽明之邪其來路則繇太陽凡陽明證見八九而太陽證有一二未罷即從太陽而不從陽明可汗而不可下者也其去路則趨少陽凡陽明證縱見八九而少陽證略見一二即從少陽而不從陽明汗下兩不可用也惟風寒之邪已離太陽未接少陽恰好在陽明界內之時用藥亟為攻下則渙然冰釋而不再傳他經津液元氣兩無虧損何快如之此等機會問不容髮庸愚無識妄守顯門必俟七日傳經已盡方敢言下縱不危殆而津液元氣所喪滋多矣況太陽一經早有十餘日不解者若不辨經而但計日其誤下仍在太陽至陽明二三日內即顯下證反以計日當面錯過及陽明已趨少陽又以計日妄行攻下乃至少陽復轉陽明更全不識其證以至熱邪在胃燥盡津液輕者重而重者死矣所關顧不鉅耶謹將陽明之證亦比太陽之例分為二篇俾觀者了無疑惑斯臨病不致差誤耳

陽明經上篇凡外邪初入陽明地界未離太陽淨盡者謂之太陽陽明列於此篇

太陽與陽明兩經各半謂之合病兩經連串謂之併病另自

名篇於三陽經後不在此例此乃邪入陽明而太陽將盡未盡之證也

一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原文

〔一〕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原仲景此二條之文。前條云風未解。後條即不云寒未解者。互文也。前條云宜發汗。後條云發汗則愈者。亦互文也。蓋外邪初入陽明。用桂枝湯解肌。則風邪仍從衛分出矣。用麻黃湯發汗。則寒邪仍從營分出矣。營分之邪。深於衛分。且從外出而愈。則衛分更不待言矣。論中每用互文處。其妙義大率若此。

〔二〕陽明病。能食者為中風。不能食者為中寒。原風則傷衛。寒則傷營。一定之理。是則足三陽經。太陽行身之背。陽明行身之前。少陽行身之側。皆可言營衛受邪。何仲景於陽明經。但以能食不能食。分風寒而不以營衛分風寒耶。蓋營衛交會於中焦。論其分出之名。則營為水穀之精氣。衛為水穀之悍氣。論其同出之源。混然一氣。何絲分其孰為營孰為衛哉。惟風為陽。陽能消穀。故能食。寒為陰。陰不能消穀。故不能食。以此而辨風寒之邪。庶幾確然有據耳。仲景析義之精若此。如習焉不察者何。

〔四〕陽脈微而汗出少者。為自和也。汗出多者為太過。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為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硬也。原陽微者。中風之脈。陽微緩也。陽實者。傷寒之脈。陽際實也。陽絕即亡津液之互辭。仲景每於亡津液者。悉名無陽。本文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硬。其明。註家認作汗多而陽亡於外。大謬。傷

寒發太陽膀胱經之汗。即當顧慮陽氣以膀胱主氣化故也。發陽明胃經之汗。即當顧慮陰津以胃中藏津液故也。所以陽明多有熱越之證。謂胃中津液隨熱而盡。越於外。汗出不止耳。然則陽明證。不論中風傷寒。脈微脈實。汗出少而邪將自解。汗出多則陰津易致竭絕。業醫者可不謹持其明。而用重劑發汗以劫人之津液耶。觀仲景於太陽發汗之重劑。以青龍名之。可見亢旱得之。則為甘霖。若淫雨用之。則沉寗產蛙。傷禾害稼。有載胥及溺已耳。此陽明所以有桂枝麻黃湯證。而無大青龍湯證也。噫。微矣哉。原以此辨陽明中風之外證。正兼太陽也。

五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

六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原文以此辨陽明中風之裏證此屬正陽陽明可下當置中篇以全文不便分割讀者識之可也

七問曰病有一日得之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也原文以此辨陽明傷寒之外證正兼太陽也

八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為陽明病也原文以此辨陽明傷寒之裏證此屬正陽陽明可下已上八條見仲景於太陽傳八陽明之證其辨認之法即少變太陽之定例矣蓋太陽有營衛之兩路風則傷衛寒則傷營而陽明則營衛難以辨別辨之全藉於脈與證風邪之脈傳至陽明則緩去而遲在寒邪之脈傳至陽明則緊去而浮在風邪之脈輕高而上前者風邪本微殊無內向之意雖汗出少而不為過也寒邪之脈已至於實則將去太陽而成可下之證故發其汗太多反為過也如此辨別讀者猶不心花開朗耶至其辨證則以能食不能食為諦蓋陽邪能化穀陰邪不能化穀之義也又設四問以辨風寒之在表在裏而定汗下之權衡何其明且盡耶錄是推之病已傳經而太陽邪有未盡其用桂枝麻黃二湯即當狹小其制不可使太過明矣太陽邪已盡其用承氣諸湯即當竭蹶從事不可使不及又明矣

問經言一脈分為二病謂營衛不同也是則十二經脈中以營衛之故分為二十四病矣乃仲景於陽明一經獨以能食不能食分營衛至於少陽以後更不申營衛之辨其義何居答曰明哉問也道之原也叔和以後諸賢俱有未徹果識各經皆有營衛曷為將仲景少陽經之文編入太陽經中乎後人更添蛇足謂邪至陽明則已過營衛無復可言果爾則邪至少陽與三陰其過營衛不更遠乎靈樞謂營氣起於中焦衛氣起於下焦而行至中焦是則中焦胃中正是營衛所起之源混然未分而外入之風寒自難辨別也至於少陽以下諸經內經明有一脈分為二病之旨仲景可以不贅况始先中衛其傳經必不轉

陽明上篇

上海校經山房校印

中於營始先中營其傳經必不轉中於衛然則能食為中風不能食為中寒自可錄陽明而類推二陰各經矣此等處須細心體會略一鹵莽謬誤多矣

〔九〕本太陽病初得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原文發其汗兼解肌發汗二義汗出不徹則未得如法故邪不服而轉入陽明也

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

大泄下節文 全文表未解而腹大滿則裏亦急故用小承氣湯

〔十〕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鞭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原文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鞭皆

是邪漸入裏之機故用小承氣湯和之是變不可下之例然曰和則與用下之意不同矣

〔十一〕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原文吐後而腹脹滿則邪不在胸其為裏實可知然但脹滿而不

痛自不宜用急下之法少與調胃承氣可耳此亦和法非下法也觀正陽陽明篇中腹滿不減減不足言如

是之急者止言當下自可類推

〔十二〕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原文心下鞭滿邪聚陽明之膈正兼太

陽也故不可攻攻之利不止則邪氣未盡真氣先脫故主死也利止則邪去而真氣猶存故自愈也

〔十三〕傷寒嘔多即有陽明証不可攻之原文嘔屬太陽嘔多則太陽未除縱有陽明諸症在所不計故戒攻

下

〔十四〕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原文此條復辨嘔有太陽亦有陽明本

自不同若食穀欲嘔則屬胃寒與太陽之惡寒嘔逆原為熱症者相遠正恐誤以寒藥治寒嘔也然服吳茱

十五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原文 此條陽明中風。俱該傷寒而言。俱太陽未除之候。但以腹滿一端。知為熱入陽明。然終與大實大滿不同。若誤下則外邪乘虛內陷。而腹愈滿矣。小便難者。亡津液也。

十六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燥。心憤憤。反讖語。若加燒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原文 發熱以上與前條同。而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四端。則皆陽明之見症。所以汗下燒鍼。俱不可用。而舌上胎。則膈熱甚。故湧以梔子豉。而徹去其膈熱。則治太陽而無碍陽明矣。若前症更加口乾舌燥。則宜用白虎湯以解熱生津。更加小便不利。則宜用猪苓湯以導熱滋乾也。

十七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原文 太陽症中。有五苓散兩解表裏一法矣。而太陽入陽明症中。復有猪苓湯導熱滋乾一法。然汗出多而渴者。不可服。蓋陽明胃經主津液者也。津液充則不渴。津液少則渴矣。故熱邪傳入陽明。必先耗其津液。加以汗多而奪之於外。復利其小便而奪之於下。則津液有立亡而已。故示戒也。

十八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若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原文 寸緩關浮尺弱。發熱汗出。復惡寒。純是太陽未罷之症也。設非誤下。何得心下痞結耶。如不誤下。則心下亦不痞。而太陽症必漸傳經。乃至不惡寒而渴邪入陽明。審矣。然陽明津液既偏滲於小便。則大腸失其潤。而大便之鞭。與腸中熱結。自是不同。所以旬日不更衣。亦無苦也。以法救之。救其津液也。與

水及用五苓即其法也。五苓利水者也。其能止渴而救津液者何也。蓋胃中之邪熱既隨小水而滲下。則利其小水而邪熱自消矣。邪熱消則津回而渴止。大便且自行矣。正內經通用之法也。前段汗出多而渴者。不宜用猪苓湯。重驅津液。此段仍有汗仍渴。但汗出不至於多。而渴亦因熱熾。其津液方在欲耗未耗之界。故與水而用五苓為合法也。今世之用五苓者。但知水穀偏注於大腸。用之利水而止泄。至於津液偏滲於小便。用之消熱而回津者。則罕。故詳及之。

十九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原文陽明脈之浮緊。即太陽寒傷營之脈也。單浮即太陽風傷衛之脈也。但傳至陽明。仲景不欲以營衛辨症。而姑變其文耳。至于太陽症有未罷。各條雖悉。尚恐未明。再舉潮熱及盜汗。陽明之必至者。辨之。確然無疑矣。從前註解。皆是斷章取義。而不會其大意。不知脈緊與潮熱。脈浮與盜汗。非的對之症也。不過藉以辨陽明八九太陽一二之候耳。至謂浮為陽盛。陽盛則陰虛。陰虛則盜汗出。節外生枝。幾于說夢矣。

二十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症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原文此條陽明中風之症。居七八。而中寒之症。亦居二三。觀本文不得汗及用

麻黃湯。其義自見也。然此一症為陽明第一重症。何以知之。太陽症既未罷。而少陽症亦兼見。是陽明所主之位。前後皆邪。而本經之瀰滿流連。更不待言矣。蓋陽明脈本大。兼以少陽之弦。太陽之浮。則陽明之大正未易衰也。腹滿鼻乾嗜臥。一身面目悉黃。潮熱。陽明之症既盡。兼以少陽之脇痛。太陽之膀胱不利。乃至時時噦。耳前後腫。則陽明之諸症正未見除也。所以病過十日。外症不解。必審其脈症。或可引陽明之邪。從太陽出。則用麻黃湯。方合法。若不尿。腹滿加噦。則真氣垂盡。莫

無力可送其邪故知藥不能治也

二十一 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文原脈遲則表症將除似乎可下然得食而微煩仍是外邪助其內熱也熱蒸食而上攻故頭眩小便必難者濕熱上攻水道必不順也欲作穀疸者水穀之濕得熱蒸而四逆遍身發黃勢所必至下之腹滿如故病既未除其脈之遲者愈益難復故以為戒註謂下之則外邪內陷殊不切要蓋腹滿已是邪陷宜俟下之始陷即所以然者脈遲則胃不實徒下其糟粕不惟無益而反害之耳然則脈復其常然後膀胱之氣化行濕熱自除穀疸自退又不可言可知矣

二十二 陽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濇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鞭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文原註謂固為堅固瘕為積聚大便初鞭後溏因成瘕泄瘕泄即溏泄久而不止則曰固瘕也

二十三 陽明病初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翕然如有熱狀奄然發狂濇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併脈緊則愈文原此段文義本明註謂得汗則外邪盡解脈緊且愈全非本文來意觀上

二條一以小便少而成瘕疸是濕熱熱絲胃上攻胸膈則頭眩而身發黃一以小便不利而成固瘕是濕熱熱絲胃下滲大腸則手足汗出而成溏泄此條小便反不利本當成瘕疸及瘕泄之症况其人骨節疼濇然汗出而解者何以得此哉此是胃氣有權能驅陽明之水然如有熱狀熱勝也濕熱交勝乃忽然發狂濇然汗出而解者何以得此哉此是胃氣有權能驅陽明之水與熱故水熱不能勝與汗共併而出也脈緊則愈言不遲也脈緊疾則胃氣強盛所以肌肉開而濇然大汗若脈遲則胃中虛冷偏滲之水不能透而為汗即手足多汗而周身之濕與熱又未能共併而出此胃強能食脈健之人所以得病易愈即

二十四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以其人本虛故攻其熱必噦文原攻熱謂寒下之藥也

二十五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若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文原表熱裏寒法

當先救其裏大陽經中下利不止身疼痛者已用四逆湯不為過其在陽明之表熱不當牽制更可知矣此

病比前一條虛寒更甚故不但攻其熱必噦即飲以水而亦噦矣前云能食者為中風不能食者為中寒

矣此上五條一云食難用飽一云欲食似乎指中風為言一云中寒不能食及後二條之不能食又明指中

寒為言所以後人拘執其說而誤為註釋也不知此五條重舉風寒症中之能食不能食辨胃氣之強弱非

辨外邪也故五症中惟水不勝穀氣脈緊則愈一症為胃氣勝其四條俱是脈遲胃冷反為水熱所勝之症

夫傷寒之症皆熱症也而其人胃中虛冷者又未可一例而推蓋胃既虛冷則水穀混然無別熱邪傳入必

不能遽變為實也胃不實則不可下而熱邪既入轉蒸水穀之氣蘊崇為病即下之而水熱不去徒令胃氣

垂絕而作噦耳仲景一一挈出而於後條下利清穀一症主之以四逆湯則前條之較輕者宜主之以溫胃

更不待言惟合五條而總會其立言之意始不至於傳訛耳門人問澼然汗出而病解乃手足澼然汗出

者反作固瘕何手足不宜於汗耶答曰前代之業醫者皆極大聰明學問之人故仲景書為中人以上舉一

隅能以三隅反者設也胃氣虛寒之人外邪入之必轉增其熱胃熱故膀胱亦熱氣化不行小便因之不利

小便不利而盡注於大腸則為洞泄即末條之下利清穀者是也小便不利乘胃熱而滲於脾則四肢先見

色黃乃至遍身發黃而成穀疸者是也今手足澼然得汗則脾中之濕熱行而色黃穀疸之患可免但汗從

手足而出水熱之氣未得遍泄於週身不過少分太陽奔迫之勢故不為洞泄而為瘕泄耳無陽之人小便

不利尚貴為也病見傷症亟亟極熱之小便停蓄不行能無此三種之變耶一溯其源而輕重自分矣

二十六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必咽痛若不效者咽不痛源此胃熱挾風邪而上攻之症也

二十七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源此胃熱挾風邪而鬱於肌膚之症也言久虛者明所以不能透出於肌表之故也非謂當用補也

二十八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效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效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源陽明症本不頭痛若無汗嘔咳手足厥者得之寒因而邪熱深也然小便利則邪熱不在內而在外不在下而在上故知必苦頭痛也若不效不嘔不厥而小便利者邪熱必順水道而出豈有逆攻巔頂之理哉

二十九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飢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源下之而外有熱心中懊憹飢不能食幾成結胸矣然手足溫則陽氣未至傷陰不結胸則外邪原屬輕微若其人頭汗出者亦是腸中鬱熱上蒸所致宜因其高而揚之用梔子豉湯以徹其熱則陽得下通於陰而週身澀然汗解并可知矣此二條皆濕熱上攻之症

三十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此必血源口中乾燥與渴異漱水不欲嚥知不渴也陽明氣血俱多以漱水不欲嚥知邪入血分陽明之脈起於鼻故知得血熱而妄行必緣鼻而出也

三十一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血源脈浮發熱口乾鼻燥陽明邪熱熾矣能食為風邪風性上行所以血也

三十二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為瘧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源

三十三陽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必發熱色黃小便不利也源

尚論篇 卷三 陽明上篇

三十四 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懣者身必發黃原文

三十五 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發黃原文合四條觀之陽明病濕停熱鬱而煩渴有加勢

必發黃然汗出熱從外越則黃可免小便多熱從下泄則黃可免若悞攻之其熱邪愈陷津液愈傷而汗與

小便愈不可得矣誤火之則熱邪愈熾津液上奔額雖微汗而週身之汗與小便愈不可得矣發黃之變安

能免乎發黃與前穀疸本同一症但彼因脈遲胃冷而得則與固瘕及噦同源而與此異派

三十六 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澹然汗出則愈原文婦人

病傷寒經水適來適斷則邪熱乘之而入于血室譫語如見鬼狀當刺期門乃男子陽明經病下血而譫語

者亦為熱入血室亦刺期門詳後少陽篇末

三十七 陽明症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雖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

當湯下之源太陽經熱結膀胱之症輕者如狂重者發狂如狂者血自下但用桃核桂枝加入承氣湯因勢

利導血去則愈發狂者血不下須用抵當湯啞下其血乃愈詳太陽上篇此條陽明喜忘之症本差減於如

狂乃用藥反循發狂之例者何耶蓋太陽少血陽明多血陽明之血一結則較太陽更為難動所以宜用抵

當湯峻攻之法耳但太陽云主之則確乎不易此云宜用則症有輕重不等在于臨時酌量矣

三十八 病人無表裏症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飢至六七日

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當湯若脈數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也原文雖云無表裏症然發熱脈

浮數表症尚在也其所以可下者以七八日為時既久而發熱脈數則胃中熱熾津液盡亡勢不得不用下

法如大柴胡湯之類是也若下後脈數不解可知果胃中熱熾其候當消穀善飢然穀食既多則大便必多

乃至六七日竟不大便其症非氣結而為血結明矣所以亦宜於抵當湯也若脈數不解而下利不止註謂

用抵當湯下之數仍不解大誤此乃對假令已下脈數不解五句之文見已下脈數不解反六七日不大便則宜抵當以下其血若已下脈數不解而下利不止則不宜抵當之峻但當消息以清其血分熱邪若血分之邪不除必協熱而便膿血矣合三條總是熱入血室故隨下血與不下血而異治也然要知陽明尚兼太陽則不但胃中熱熾而膀胱隨經之熱亦未盡解此所以宜於抵當湯乎

〔三十九〕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文原病人得汗後煩熱解太陽經之邪將盡未盡其人復如瘧狀日晡時發熱則邪入陽明審矣蓋日晡者申酉時乃陽月之王時也發熱即潮熱乃陽明之本候也然雖已入陽明尚恐未離太陽故必重辨其脈脈實者方為正陽陽明宜下之若脈浮虛者仍是陽明而兼太陽更宜汗而不宜下矣發汗宜桂枝湯宜字最妙見前既得汗而煩熱解此番只宜用桂枝和營衛以盡陽明兼滯之邪斷不可誤用麻黃湯矣

陽明經中篇凡外邪已離太陽未接少陽謂之正陽陽明列於此篇

凡外感之邪全入陽明所轄地界已離太陽未接少陽此際當用下法確無疑矣然其邪復有在經在府之不同在經者與太少為隣仍是傳經之邪在府者則入於胃而不傳經但在經者之用下常恐胃有未實篇中無限消息遲回若在府則胃已大實惟有急下以存津液而已

〔一〕陽明之為病胃家實是也文原以胃家實揭正陽陽明之總見邪到本經遂入胃而成胃實之症也不然陽明病其胃不實者多矣於義安取乎

〔二〕傷寒三日陽明脈大文原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乃傳經之次第其實不以日拘也此云三日陽明脈大正見二日之陽明傳自太陽必兼乎浮緊浮緩未定是正陽陽明也若正陽陽明氣血俱多其

脈必大而與太陽別矣。言外見三日。症兼少陽。則其邪必大而弦。又不得為正陽陽明也。噫微矣哉。

三 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漉漉然者。是轉屬陽明也。原文

四 傷寒轉繫陽明者。其人漉漉然微汗出也。原文 漉漉者。肌肉開而微汗不乾之貌。發熱無汗。嘔不能食。皆傷寒之症也。傷寒無汗。何以反漉漉汗出。即可見症已轉屬正陽陽明矣。既漉漉汗出。則熱除。嘔止。可知矣。

五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原文 調胃承氣湯主之。原文 蒸蒸者。熱勢自內騰達於外。如蒸炊然。胃實之驗也。其熱蒸蒸。勢必其汗漉漉矣。妙哉。形容乎。惟熱在胃。故用承氣以調其胃。胃調則病渙然除矣。

六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硬。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為小便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原文

七 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雖硬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與大猪膽汁。皆可為導。原文

八 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漉漉。而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原文 後半節

脈遲汗出不惡寒。身重短氣。腹滿喘。潮熱八者。乃陽明之外邪欲解。可以攻裏。而不為大誤之候也。然曰欲解。曰可攻。不過用小承氣及調胃承氣之法耳。必手足漉漉汗出。方可驗胃實便硬。外邪盡解。而當從大承氣急下之法也。申酉戌間獨熱。餘時不熱者。為

胃實。只可微和胃氣。以從權而已。

是陽明證尚兼太陽。縱腹大滿。胃氣不實。只可微和胃氣。以從權而已。

月九

月九

月九

月九

月九

月九

月九

月九

月九

九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原文

十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原文

十一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胃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原文

十二陽明病潮熱大便微硬者可與大承氣湯不硬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

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此但初頭硬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

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硬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

原文轉失氣者屁出也腹中之氣得攻藥不為轉動則屬虛寒所以誤攻而症變脹滿不能食及噦也攻後重

復發熱又是胃熱至此方熾大便因可得硬但為時未久必少耳仍以小承氣湯和之若腹中氣仍不轉則

不但用大承氣大差即用小承氣亦小差矣

十三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硬後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

承氣湯原文以小承氣湯試其可下而用大承氣湯下之矣設下後心中懊憹而煩又屬熱重藥輕當再進大

承氣以協濟前藥亟驅熱邪則悶煩自解也一云胃中有燥屎者一云若有燥屎者俱指試其轉失氣及繞

臍痛腹滿痛小便不利煩躁時有微熱喘胃不能臥七證言也

十四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硬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

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硬後必溏未定成硬攻之必溏須小便

利屎定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原文無太陽少陽之證則煩躁心下硬屬正陽陽明之可下無疑矣乃其人

脈弱雖是能食亦止可少用小承氣微和胃氣和之而當必覺小安俟隔日再以小承氣稍稍多進總因脈

弱故爾遲徊也至六七日竟不大便似乎胃實乃小便復少正恐胃弱而膀胱氣化之源窒轉滲大腸初硬

尚

陽明中篇

也此證發熱而至於汗多明是始先未行調胃所致故宜急下無取緩調

二十六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源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源發汗

不解而反腹中滿痛則邪不在表而在裏亦惟有急下一法庶滿痛去而病自解也減不足言四字形容腹
滿如繪見滿至十分即減去一二分不足殺其勢也此所以縱有外邪未解而當下無疑耳

二十七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為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源

此一條辨證最微細大便難則非久秘裏證不急也身微熱則非大熱表證不急也故曰無表裏證只可因
是而驗其熱邪在中耳熱邪在中亦不為急但其人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則急矣以陽明之脈絡於目絡中
之邪且盛則在經之盛更可知故惟有急下之而已按少陰經有急下三法以救腎水一本經水竭一本
邪涌水一土邪凌水而陽明經亦有急下三法以救津液一汗多津越於外一腹滿津結於內一自睛不慧

津枯於中合兩經下法以觀病情生理恍惚身在水壺腸飲上池矣

二十九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原文

三十脈浮而乳浮為陽乳為陰浮乳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絕原文其陽則絕即無陽之互辭謂津液內亡也當下不下故至此耳

三十一跌傷脈浮而漉漉則胃氣強漉則小便數浮漉相搏大便則難其脾為約麻仁丸主之原文脾約之

證在太陽陽明已當用麻仁丸潤下失此不用延至正陽陽明胃中津液壅聚乾杯聲下無及矣然則浮漉之
脈轉為浮乳不可類推乎詳見本卷末答明人脾約問

陽明經下篇謂外邪已趨少陽未離陽明

凡屬正陽陽明之證病已入於胃腑故下之則愈其有胃不實而下證不具者病仍在經在經之邪不解必

附少陽轉陽明二證此與陽明兼帶少陽之症迥殊故另揭出

○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躁煩實。大便難。是也。陽明原文病已傳到少陽經。而去陽明經遠矣。乃從少

陽經治法。發汗利小便已。其人方纔胃中躁煩實。大便難者。是少陽重轉陽明。而成可下之一證也。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少陽原文此條亦互上條之意解見少陽

附太陰轉陽明一證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是為繫在太陰。太陰者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硬

者。為陽明病也。太陰原文脈浮而緩本為表證。然無發熱惡寒外候。而手足自溫者。是邪已去表而入裏。其脈之

浮緩。又是邪在太陰。以脾脉主緩故也。邪入太陰。勢必蒸濕為黃。若小便自利。則濕行而發黃之患可免。但

脾濕既行。胃益乾燥。胃燥則大便必硬。因復轉為陽明內實。而成可下之證也。

附少陰轉陽明一證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少陰原文少陰之證。自利者最多。虛寒則下利清穀。滑脫

則下利膿血。故多用溫法。此以六七日不大便。而腹脹。可見熱邪轉歸陽明。而為胃實之證。所以宜於急下

也。

附厥陰轉陽明之證

○下利識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厥陰原文下利則熱不結。胃不實。何得識語。即此必邪返於胃。內有燥屎。

故雖下利而結者。自若也。半利半結。所以不宜大承氣。而宜於小承氣。微動其結耳。

附答客難大意

客有熟仲景之書者。難昌昌。所分陽明三篇。將仲景陽明證中七十四條。收盡無遺。大開後人眼目。可謂智

邪住不傳之候。則陽脈微者當補其陽。陰脈微者當補其陰矣。豈有反汗之而傷其陽。下之而傷其陰之理哉。又如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症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服之。本當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矣。乃反加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此邪因屢下而入裏已深。非一柴胡湯可以盡提之。傳出於表。必再與大柴胡湯。分提表裏之邪。陽邪傳陽。陰邪傳陰。一舉而分解之。始為合法。不然豈有嘔急鬱煩。表症轉增。反行兼解其裏之理哉。又如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者。此為陽微結。乃是說陽分之邪微微結聚。不能傳出於表裏。故本文即繼之曰。必有表復有裏也。其旨甚明也。末云。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即前證過經十餘日。用大小柴胡。分提使傳之法也。迺知舍此更無可使其傳矣。又如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此邪退正虛而餘邪阻滯。不能傳散。以致無可奈何也。此時將汗之乎。下之乎。和之乎。溫之乎。仲景巧用梔子豉湯。湧載其餘邪於上。俾一吐而盡。傳無餘。設非此一法。從高而越有殆而已矣。又如云。食穀則噦。不能食。攻其熱則噦。欲飲水者。與水則噦。不能食者。與水則噦。何其言之不一耶。皆是為胃氣虛寒。餘邪不能傳散者。致其叮嚀也。更有穀疸一證。邪熱在胃。不能傳出。反蒸食而發黃。固瘕一證。胃氣虛寒。水停不行。反滲大腸而瀉泄。此三證者。仲景但言證而不言治。學者倘不透此一關。果何從而施治耶。是則邪之傳與不傳。所關如此甚鉅。乃治傷寒家。初不量邪勢之淺深。胃氣之厚薄。而貿貿以從事也。實繇先聖法則。未經昔賢闡釋。後學漫無入路耳。夫足太陽膀胱。足陽明胃。足少陽膽。皆府也。何必獨歸陽明。始不傳耶。蓋膀胱主出。胃主納。膽不主出。納所以惟陽明胃為藏納之地。具載物之體。傳經之邪。必歸陽明。始能消之。若夫胃土告困。不能消邪。則在府之邪。漫無出路。久之必漸積於本經。其脈必仍轉為浮。所以仲景云。脈續浮者。與柴胡湯。此中復有奧義。其義維何。即必有表復有裏之說也。故用柴胡湯。提出少陽。俾循經次而傳太陰。少陰。厥陰。以盡其邪。乃

即且太陽表邪未盡。又何不俟傳經即亟亟潤下。而自犯太陽之禁。即門人不能對。因誨之曰。脾約一症。乃是未病外感之先。其人素慣脾約。三五日一次大便者。及至感受風寒。即邪未入胃。而胃已先實。所以邪至陽明。不患胃之不實。但患無津液以奉其邪。立至枯槁耳。仲景大變太陽禁下之例。而另立麻仁丸一法。以潤下之。不比一時暫結者。可用湯藥蕩滌之耳。此義從前賸賸。凡遇素成脾約之人。亦必俟經盡方下。百無一生矣。故因子問而暢發之。

附問難門人大意

暇日門人聚譚仲景製方之妙。主伯亞旅。天然一定。因問曰。仲景於太陽經中。有兼帶陽明經者。其風傷衛則桂枝湯中加葛根。其寒傷營則麻黃湯中加葛根。有兼帶少陽經者。其風傷衛則桂枝湯中加柴胡。其寒傷營則麻黃湯中加柴胡。合併之病亦然。是則陽明經以葛根為主藥。少陽經以柴胡為主藥矣。乃少陽經額用小柴胡湯。而陽明一經全不用葛根湯者。何耶。門人不能對。因誨之曰。此有二義。太陽而略兼陽明。則以方來之。陽明為重。故加葛根。陽明而尚兼太陽。則以未罷之太陽為重。故不用葛根。且陽明主肌肉者也。而用葛根大開其肌肉。則津液盡從外泄。恐胃愈燥而陰立亡。故不用者。所以存津液耳。本經前條有云。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為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硬也。是陽脈實者。且不可過汗。其陽脈微者。又當何如耶。仲景所以陽明諸症全不用葛根之意。益彰彰矣。小兒佈痘。見點之時。第一戒用葛根。用之則肌竅盡開。一齊擁出。昔賢云。見點之後。忌用升麻湯。以升麻湯中有葛根耳。後人誤謂見點後。忌用升麻。至於葛根反忌用無忌。只遺一湯字。而葛根等免脫升麻等雉性。兒命遭枉等。慎河沙數矣。因與治傷寒。濫用葛根劫人津液者。並舉示戒焉。

寒熱往來。間有渴證。倘少陽未罷。而恣言攻下。不自犯少陽之禁乎。故見少陽重轉陽明之證。但云以法治之。其法維何。即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之說也。若未利其小便。則有猪苓五苓之法。若津液熱。燻。又有人參白虎之法。仲景圖機活潑。人存政舉。未易言矣。

少陽證具。誤下而證尚未變者。仍用小柴胡湯二法。

十三 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原

十四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硬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原 二條互發。前略後詳。誤下雖證未變。然正氣先虛。故服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始得發熱汗出。而邪從表解也。若誤下而成結胸與痞。則邪尚在太陽。而柴胡非所宜矣。結胸及痞。太陽經各有額條。

重以汗下為逆。不為逆。申上文而廣其義。

十五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為逆也。若先下之。治不為逆。原 少陽雖有汗下二禁。然而當汗當下。正自不同。本當發汗而反下之。則為逆。若先汗後下。則不為逆。本當下之。而反發汗。則為逆。若先下後汗。則不為逆。全在辨其表裏。差多。差少之間矣。

少陽病有疑似少陰者。當細辨脈證。用藥一法。

十六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沉亦在裏也。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為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沉緊。不得為

者陽邪微結未盡散也。証作陽氣衰微故邪氣結聚。大差果爾則頭汗出為亡陽之證非半表半裏之證矣。果爾則陰結又是陰氣衰微矣。玩本文假令純陰結等語謂陽邪若不微結純是陰邪內結則不得復有外証其義甚明得尿而解即取大柴胡為和法之意也。

用汗吐下後有辨脈證而識其必愈一法。

〔十七〕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原文汗吐下三法難於恰當若誤用之則病未去而胃中之津液已先亡矣凡見此者診視其脈與證陰陽自和則津液復生必自愈也。

辨婦人傷寒傳少陽有熱入血室之證四法。

〔十八〕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原文。

〔十九〕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原文。

〔二十〕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原文。

〔二十一〕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臟腑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原文。

四條皆互文見意也。一云經水適來。一云經水適斷。一云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一云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一云胸脇下滿。一云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一云如結胸狀。一云邪高痛下。一云譫語。一云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有鬼狀。一云如瘧狀。一云往來寒熱。休作有時。一云刺期門。一云用小柴胡湯。一云毋犯胃氣及上二焦。皆互文以明大義而

此中景之所為精義入神也 之二表三陽經合併受病即隨表邪見證多寡定方絲絲入扣斯不為誤

三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俱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原文

四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原文 二條又以下利不下利辨別合病主風主寒之不同也

風者陽也陽性上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飲而上逆寒者陰也陰性下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穀而下奔然

上逆則必加半夏入葛根湯以滌飲止嘔若下利則但用葛根湯以解兩經之邪不治利而利自止耳葛根

湯即第一條桂枝湯加葛根不用麻黃者是也

五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麻黃湯主之原文 兩經合病當合用兩經之藥何得偏用麻黃湯

即此見仲景析義之精蓋太陽邪在胸陽明邪在胃兩邪相合必上攻其肺所以喘而胸滿麻黃杏仁治肺

氣喘逆之類藥用之恰當正所謂內舉不避親也何偏之有

六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原文 太陽陽明合病下利表證為多

陽明少陽合病下利裏證為多太陽少陽合病下利半表半裏之證為多故用黃芩甘草芍藥大棗為和法

也

七 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寇賊名為負也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

宜大承氣湯原文 土木之邪交動則水穀不停而急奔故下利可必也陽明脈大少陽脈弦兩無相負乃為順

候然兩經合病陽明氣衰則弦脈獨見少陽勝而陽明負矣下之固是通因通用之法而土受剋賊之邪勢

必藉大力之藥急從下奪乃為解圍之善著然亦必其脈滑而且數有宿食者始為當下無疑也設脈不滑

數而遲軟方慮土敗垂亡尚敢下之乎 按太陽與陽明合病陽明與少陽合病俱半兼陽明所以胃中之

水穀不安而必自下利其有不下利者亦必水飲上越而嘔與少陽一經之證乾嘔者大不同也或利或嘔

或利或嘔

胃中之真氣與津液俱傷所以亟須散邪以安其胃更慮少陽勝而陽明負即當急下以救陽明其取用大承氣湯正迅掃外邪而承領元氣之義也設稍牽泥則脈之滑數必轉為遲軟下之無及矣微哉危哉

〔八〕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九〕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讞語遺尿發汗則讞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者白虎湯主之文原 三陽合病五合之表裏俱傷故其脈浮大其證欲眠而目合則汗中州之擾亂可知矣

此時發汗則偏於陽而陰明之津液倍竭故讞語益甚將成無陽之證也下之則偏於陰而真陽以無偶而益孤故手足逆冷而額上生汗將成亡陽之證也既不宜於汗下惟有白虎一湯主解熱而不得表裏在所

急用然非自汗出則表猶未解尚未可用此證夏月最多當與瘧濕暍篇參看 按三陽經之受外邪太陽

頭疼腰脊痛陽明自痛鼻乾不眠少陽寒熱往來口苦嘔渴各有專司合病者即兼司三陽二陽之證也仲

景但以合之一字括其義而歸重在下利與嘔喘胸滿之內症蓋以邪既相合其人腹內必有相合之徵驗

故也後人於此等處漫不加察是以不知合病為何病耳再按少陽篇第九條云傷寒六七日發熱惡寒微

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一條其證全是太陽與少陽合併之病但內無下

利其嘔復微即不謂之合病心下支結又與心下痞鞭時如結胸者不同即不謂之併病乃知合併之病重

在內有合併之徵驗非昌之臆說也 後人謂三陽合病宜從中治此等議論似得仲景表邪未散用小柴

胡湯裏熱已極用白虎湯之旨然未可向癡人說夢也設泥此則仲景所用麻黃湯大承氣湯之妙法萬不

敢從矣噫吾安得盡闢捷徑為周行也哉

併病 併病者兩經之證連串為一如貫索然即兼併之義也併則不論多寡一經見三五證一經見一二證

即可言併病也然太陽證多陽明少陽證少如秦之併六國者乃病之常若陽明少陽證多太陽證少則太

陽必將自罷。又不得擬之為六國併秦矣。

〔一〕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重之。若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故知也。原文

〔二〕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熱。熱汗出。大便難而讖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原文 按二陽併

病二條。皆是大太陽與陽明併也。上條證初入陽明。而太陽仍未罷。宜小汗。此條證已入陽明。而太陽亦隨罷。宜大下。所以宜小汗大下之故。昌言之已悉。可以無贅。但上條之文。從前未有註釋。茲特明之。太陽初得寒傷營之病。以麻黃發其汗。汗出而邪去。病不傳矣。因汗出不徹。故傳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陽明熱熾。似乎當用下法。以太陽之邪未徹。故下之為逆。謂其必成結胸等症也。如此者。可小發汗。然後下之。設面色緣緣正赤者。寒邪深重。陽氣怫鬱在表。必始先未用麻黃湯。或已用麻黃湯而未得汗。所以重當解之重之。又非小發汗所能勝矣。若是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也。畢竟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方是陽氣不得越耳。短氣者。因汗而氣傷也。脈濇者。因汗而血傷也。汗雖未徹。其已得汗。可知其不怫鬱。又可知所以宜更他藥。以小發其汗。更字讀平聲。與太陽中篇傷寒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互發。然則彼更桂枝湯。此更桂枝加葛根湯。并可推矣。

〔三〕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硬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

汗則讖語。脈弦。五六日讖語不止。當刺期門。原文 少陽之脈絡胸脇間。併入太陽之邪。則與結胸證似是而實

非也。肝與膽合。刺肝俞。所以瀉膽也。膀胱不與肺合。然肺主氣。刺肺俞以通其氣。斯膀胱之氣化行。而邪自

不能留矣。發汗則讒語與合病木盛尅土之意同。註謂木盛則生心火。節外生枝。反失正音。脈弦亦即合病內少陽勝而陽明負之互詞。此所以刺期門。隨木邪之實而瀉之也。仲景通身手眼。後人只泥於一手一目可乎。

〔四〕太陽少陽併病。心下硬。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文原 重申不可下之禁。與上條不可汗互發。

〔五〕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硬。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文原 誤下之變。乃至結胸下利。上下交征。而陽明之居中者。水漿不入。心煩待斃。傷寒顧可易言哉。併病即不誤用汗下。已如結胸心下痞硬矣。况加誤下乎。此比太陽一經誤下之結胸。殆有甚焉。其人心煩似不了了之語。然仲景太陽經謂結胸證。悉其煩躁者亦死。意者此謂其人心煩者死乎。

壞病。壞病者。已汗已吐已下。已溫鍼病猶不解。治法多端。無一定可擬。故名之為壞病也。壞病與過經不解。大異。過經不解者。連三陰經俱已傳過。故其治但在表裏。差多差少。宜先宜後。之間若壞病則病在三陽。未入於陰。故其治但在陽經。其證有結胸下利。眩冒。振惕。驚悸。讒妄。嘔噦。躁煩之不同。其脈有弦促。細數。緊滑。沉微。澀弱。結代之不同。故必辨其脈證。犯何逆。然後得以法而治其逆也。

〔一〕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文原 相傳傷寒過經日久。二三十日不痊者。謂之壞病。遂與過經不解之病無辨。此古今大誤也。仲景止說病三日。即五六日亦未說到。且此條止說太陽病。連少陽亦未說到。故謂桂枝偏表之法不可用。觀下條太陽轉入少陽之壞證。有柴胡證罷四字。可見此為桂枝證罷。故不可復用也。設桂枝證仍在。即不得謂之壞病。

汗蓋痰從內動無外感與俱誤發其汗必至迷塞經絡留連不返故示戒也設兼外感如三陽證中諸條則無形之感挾有形之痰結於一處非汗則外邪必不解即強吐之其痰飲亦必不出所以小青龍一法卓擅奇功耳此言有痰無感誤發其汗重亡津液即大損陽氣其人胃冷而吐蚘有必至也

三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原文手足厥冷與厥陰之熱深厥深相似其脈乍緊則有時不緊殊不似矣可見痰結在胸故滿煩而不能食亦宜瓜蒂為吐法也合三條總見痰證可吐不可汗合食積虛煩脚氣四證論之勿指為類傷寒但指為不可發汗則其理甚精蓋食積胸中陽氣不布更發汗則陽氣外越一團陰氣用事愈成危候虛煩則胃中津液已竭更發汗則津液盡亡矣脚氣即地氣之濕邪從足先受者正濕家不可發汗之義耳奈何舍正路而趨曲徑耶門人問曰吾師於三陽證中挈出合病併病壞病痰病之條可謂暗室一燈炯然達旦矣但不識陽明何以無壞病耶答曰陽明之誤治最多其脈證固當辨別但不得以壞病名之也蓋陽明原有可汗可下之條汗下原不為大逆且誤在汗當不誤在下矣誤在下當不誤在汗矣即使汗下燒鍼屢誤其病亦止在胃中原有定法可施與壞證無定法之例微有不協此壞病所以不入陽明耳門人又問曰救陽明誤治之定法可得聞乎答曰仲景云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燥心憤憤反讞語若加燒鍼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觀其誤汗誤燒鍼之變煩躁惕怵讞語不眠止是邪在胃中擾其津液與亡陽之證不同也觀其誤下之變客氣動膈心中懊憹止是熱邪上膈心逼不安與結胸之證不同也故導內經高者越之之旨以梔子豉湯湧出其邪耳此非無定中之定法乎

尚論太陰經證治大意

南昌喻 昌嘉言甫著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仲景傷寒論六經中惟太陰經文止九條方止二道後人致惜其非全書昌綽繹其所以約略之意言中風即不言傷寒言桂枝即不言麻黃言當溫者則曰宜四逆輩全是引伸觸類之妙可見治法總不出三陽外但清其風寒之原以定發汗解肌更於腹之或滿或痛間辨其虛實以定當下當溫而已了無餘義矣自非深入闡奧者孰能會其為全書也哉

太陰經全篇法九條

(一)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鞅原腹滿自利太陰之本證也吐而食不下則邪迫於上利甚而腹痛則邪迫於下上下交亂胃中空虛此但可行溫散設不知而誤下之其在下之邪可去而在上之邪陷矣故胸中結鞅與結胸之變頗同胃中津液上結胸中陽氣不布卒難開也

(二)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澀而長者為微愈原四肢煩疼者脾主四肢亦風淫末疾之驗也陽脈微

陰脈澀則風邪已去而顯不足之象但脈見不足正恐元氣已瀉暗伏危機故必微澀之中更察其脈之長而不短知元氣未瀉其病為自愈也註不審大意謂澀為血凝氣滯大謬豈有血凝氣滯反為欲愈之理耶

(三)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原太陰脈尺寸俱沉細今脈浮則邪還於表可知矣故仍用桂枝解

肌之法也太陽經中以浮緩為中風浮緊為傷寒故此不重贅但揭一浮字其義即全該風邪用桂枝湯其脈之浮緩不待言矣然則寒邪之脈浮緊其當用麻黃湯更不待言矣况少陽篇中云設胸滿脇痛者與

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早已挈明用麻黃湯之義故於太陰證中但以桂枝互之乃稱全現全彰也。不然同一浮脈何所見而少陽當用麻黃太陰當用桂枝也哉。

〔四〕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文原註謂自利不渴濕邪也。故用四逆輩以燠土燥濕。此老生府譚非切要也。仲景大意以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分經辨證所關甚鉅。蓋太陰屬濕土熱邪入而蒸動其濕則顯有餘故不渴而多發黃。少陰屬腎水熱邪入而消耗其水則顯不足故口渴而多煩躁。若不全篇體會徒博註釋之名其精微之蘊不能闡發者多矣。

〔五〕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穢腐當去故也。文原太陰脈本緩故浮緩雖類太陽中風然手足自溫則不似太陽之發熱并不似少陰厥陰之四逆與厥所以繫在太陰允為恰當也。太陰脈見浮緩其濕熱交盛勢必蒸身為黃若小便自利者濕熱從水道暗泄不能發黃也。前陽明篇中不能發黃以上語句皆同但彼以胃實而便鞭其證復轉陽明此以脾實而下穢腐其證正屬太陰耳。至七八日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其證又與少陰無別而利盡穢腐當自止則不似少陰之煩躁有加下利漫無止期也。况少陰之煩而下利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仍為欲愈之候若不辨晰而誤以四逆之法治之幾何不反增危困耶。雖陽明與太陰腑臟相連其便鞭與下利自有陽分陰分之別。註家歸重於脾謂脾為胃行津液則如此不為胃行津液則如彼似是而非全失仲景三陰互發之旨。

〔六〕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文原太陽病之誤下其變皆在胸脇以上此之誤下而腹滿時痛無胸脇等證則其邪已入陰位所以屬在太陰也。仍用桂枝解肌之法以升

胃氣但倍芍藥以收太陰之逆氣本方不增一藥斯為神耳。

〔七〕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原文大實大滿宜從急下。然陽分之邪初陷太陰未可峻攻。但於桂枝湯中少加大黃。七表三裏以分殺其邪可也。

〔八〕太陰為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原文此段叮嚀與陽明篇中互發。陽明曰不轉失氣曰先鞭後溏曰未定成鞭皆是。恐傷太陰脾氣。此太陰證而脈弱便利減用大黃芍藥。又是恐傷陽明胃氣也。

〔九〕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

尚論少陰經證治大意

傳經熱邪先傷經中之陰。甚者邪未除而陰已竭。獨是傳入少陰其急下之證反十之二。急溫之證反十之七。而宜溫之中復有次第不同。毫釐千里。粗工不解。必於曾犯房勞之證始敢用溫。及遇一切當溫之證。反不能用。詎知未病先勞其腎水者不可因是遂認為當溫也。必其人腎中之真陽素虧。復因汗吐下擾之外。出而不能內返。勢必藉溫藥以回其陽。方可得生。所以傷寒門中亡陽之證最多。即在太陽已有種種危候。至傳少陰其辨證之際。仲景多。少。遲。徊。顧。惜。不。得。不。從。正。治。之。法。清。熱。奪。邪。以。存。陰。為。先。務。也。今。以。從。權。溫。經。之。法。疏。為。前。篇。正。治。存。陰。之。法。疏。為。後。篇。俾。業。醫。者。免。臨。歧。之。惑。云。

少陰經前篇凡本經宜溫之證悉列此篇

〔一〕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原文脈沉為在裏。證見少陰不當復有外熱。若發

熱者。乃是少陰之表邪。即當行表散之法者也。但三陰之表法與三陽迥異。三陰必以溫經之藥為表。而少陰尤為緊關。故麻黃與附子合用俾外邪出而真陽不出。纔是少陰表法之正也。

〔二〕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原文得之一二日。即上條始得之之互文。

口中和者。不渴不燥。全無裏熱。其背惡寒。則陽微陰盛之機已露一斑。故灸之以火助陽而消陰。主之以附子湯溫經而散寒也。

【三】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原文 不吐利煩躁嘔渴。為無裏證。既無裏證。病尚在表。可知。故以甘草易細辛。而微發汗。又溫散之緩法也。

【四】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原文 欲吐不吐心煩。腎氣上逆之徵也。自利而渴。加以

口燥舌乾。引水自救。似乎轉經熱病之形。悉具。然腎熱則水道黃赤。若小便色白。又非腎熱證。乃下焦虛寒。不能制水。仍當從事溫法。不可誤認為熱而輕用寒下也。

【五】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原文 陰陽俱緊。傷寒之脈也。傷寒無汗。反汗出者。無陽以固護其外。所以邪不出而汗先出也。少陰之邪不出。則咽痛吐利。一二顯少陰之本證。即當用少陰溫經散邪之法。不言可知矣。

【六】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濇者。復不可下之。原文 亡陽不可發汗。與上條互發。亡與無同。無陽則其邪為陰邪。陰邪本宜下。然其人陽已虛。尺脈弱濇者。復不可下。其當亟行溫法。又可見矣。

【七】少陰病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踏臥。手足溫者可治。原文 惡寒踏臥。證本虛寒。利止手足溫。則陽氣未虧。其陰寒亦易散。故可用溫法也。

【八】少陰病惡寒而踏。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原文 自煩欲去衣被。真陽擾亂不寧。然尚未至出亡在外。故可用溫法也。

自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原文 三條互

見此則邪解陽回。可勿藥自愈之證。即緊去入安之互詞也。

十一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原文 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皆寒邪入少陰之本。證即當用附子湯。行溫經散寒之定法也。

十二 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原文 吐利厥冷。而至於煩躁欲死。腎中之陰氣上逆。將成危候。故用吳茱萸。以下其逆氣。而用人參。薑棗。以厚土。則陰氣不復上干。此之溫經兼用溫中矣。

十三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原文 下利無陽。證者純陰之象。恐陰盛而隔絕其陽。故用白通湯。以通其陽。而消其陰也。

十四 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豬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原文 與白通湯。反至厥逆無脈。乾嘔而煩。此非藥之不勝病也。以無鄉導之力。宜其不入耳。故復加人尿豬膽汁之陰。以引陽藥深入。然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亦微矣哉。故上條纔見下利。早用白通。圖功於未著。真良法也。

十五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欲或小便。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原文 陰寒內持。濕勝而水不行。因而內滲外薄。甚至水穀不分。或欲或利。泛溢無所不至。非賴真武坐鎮北方之水。寧有底哉。太陽篇中。厥逆筋惕肉瞤。而亡陽者。用真武湯之法。已表明之矣。茲少陰之水濕上逆。仍用真武一法。以鎮攝之。可見太陽膀胱與少陰腎一藏一府。同居北方寒水之位。府邪為陽邪。藉用麻桂為青龍。藏邪為陰邪。藉用附子為真武。得此二湯。以滌痰導水。消陰攝陽。其神功妙濟。真有不可思議者矣。

十六 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

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其脈即出者愈原文下利裏寒種種危殆其外反熱其面反赤其身反不惡寒而手足厥逆脈微欲絕明係羣陰隔陽於外不能內返也故做白通之法加葱入四逆湯中以入陰迎陽而復其脈也前條云脈暴出者死此條云脈即出者愈其辨最細蓋暴出則脈已離根即出則陽已返舍歸其外反發熱反不惡寒真陽尚在軀殼然必通其脈而脈即出始為休徵設脈出艱遲其陽已隨熱外散又主死矣

十六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原文外邪入少陰宜與腎氣兩相搏擊乃脈見沉而不鼓即內經所謂腎脈獨沉之義其人陽氣衰微可知故當即溫之以助其陽也

十七少陰病飲食入口即吐心下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湯原文飲食入口即吐猶曰胃中不能納穀也若不飲食之時復欲吐而不能吐明係陰邪上逆矣此等處必加細察若始得之便手足寒而脈弦遲即非傳經熱邪其為陰邪上逆無疑當從事乎溫經之法也若胸中實者為陽邪在胸而不在腹即不可用下而當吐以提之也然必果係陽邪方可用吐設膈上有寒飲乾嘔即是陰邪用事吐必轉增其逆計惟有急溫一法可助陽而勝陰矣

十八少陰病下利脈微瀼瀼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原文下利而脈見陽微陰瀼瀼為真陰真陽兩傷之候矣嘔者陰邪上逆也汗出者陽虛不能外固陰弱不能內守也數更衣反少者陽虛則氣下墜陰弱則勤努責也是證陽虛本當用溫然陰弱復不宜於溫一藥之中既欲救陽又欲護陰漫難區別故於頂之上百會穴中灸之以溫其上而升其陽庶陽不致下陷以逼迫其陰然後陰得安靜不揚而下利自止

於頂之上百會穴中灸之以溫其上而升其陽庶陽不致下陷以逼迫其陰然後陰得安靜不揚而下利自止

前條用吳茱萸湯兼溫其中。此條用灸法獨溫其上。妙義天用令人舞蹈。

〔十九〕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壯。原既吐且利手足逆冷者其常也。

若反發熱則陽氣似非衰備然正恐真陽越出軀殼之外故反發熱耳設脈不至則當急溫無疑但溫藥必至傷陰故於少陰本穴用灸法以引其陽內返斯脈至而吐利亦將自止矣前條皆惡寒之證灸後用附子湯者陰寒內凝定非一灸所能勝此條手足反熱止是陰內陽外故但灸本經以招之內入不必更用溫藥也。絲絲入扣。

〔二十〕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原陰盛無陽即用四逆等法回陽氣於無何有之鄉其不能回者多矣故曰不治。

〔二十一〕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原上吐下利因至煩躁則陰陽擾亂而竭絕可虞更加四肢逆冷是申州之土先敗上下交征中氣立斷故主死也使早用溫中之法蓋至此乎。

〔二十二〕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原下利既止其人似可得生乃頭眩時時自冒者復為死候蓋人身陰陽相為依附者也陰亡於下則諸陽之上聚於頭者紛然而動所以頭眩時時自冒陽脫於上而主死也可見陽回利止則生陰盡利止則死矣。

〔二十三〕少陰病四逆寒而惡身踈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原四逆惡寒身踈更加脈不至陽已去矣陽去故不煩然尚可施種種回陽之法若其人復加躁擾則陰亦垂絕即欲回陽而基址已壞不能回也。

〔二十四〕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原諸陽主氣息高則真氣上進於胸中本實先撥而不能復歸於氣海故主死也六七日三字辨證最細見六七日經傳少陰而息高與二三日太陽作喘之表證迥殊也。

〔二十五〕少陰病脈微沉細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躁煩不得臥寐者死。原脈微沉細

但欲臥少陰之本證也。汗出不煩則陽證悉罷而當顧慮其陰矣。乃於中華帶欲吐一證欲吐明係陰邪上逆。正當急溫之時。失此不圖。至五六月自利有加。復煩躁不得臥寐。非外邪至此轉增。正少陰胃中之真陽撥亂頃刻奔散。即溫之亦無及。故主死也。

少陰經後篇治之法悉列此篇

一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也。原文 陽脈滑大陰脈微細。外邪傳入少陰。其脈必微細。而與三陽之滑大迥殊。衛氣行陽則寤。行陰則寐。邪入少陰則氣行於陰。不行於陽。故但欲寐也。此少陰之總脈總證也。

二少陰病脈細沉數。病為在裏。不可發汗。原文 沉細之中加之以數。正熱邪入裏之徵。熱邪入裏。即不可發汗。發汗則動其經氣。而有奪血亡陽之變。故示戒也。

三少陰病欲而下利。讖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原文 少陰之脈從足入腹。上循喉嚨。繫繞舌根。故多咽痛之證。其支別出肺。故間有咳證。今以火氣強劫其汗。則熱邪挾火力上攻。必為咳。以肺金惡火故也。下攻必為利。以火勢逼迫而走空竅故也。內攻必讖語。以火勢燔灼而亂神識故也。小便必難者。見三證皆妨小便。蓋肺為火熱所傷。則膀胱氣化不行。大腸奔迫無度。則水穀併趨一路。心胞燔灼不已。則小腸枯涸。必至耳。少陰可強責其汗乎。

四少陰中風。陽微陰浮者為欲愈。原文 風邪傳入少陰。仍見陽浮。陰弱之脈。則其勢方熾。必陽脈反微。陰脈反浮。乃為欲愈。蓋陽微則外邪不復內入。陰浮則內邪盡從外出。故欲愈也。少陰傷寒之愈。脈自可類推。

五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原文 各經皆解於所王之時。而少陰獨解於陽生之時。陽進則陰退。陽長則陰消。正所謂陰得陽則解也。即是推之。而少陰所主在真陽。不可識乎。

謂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可發汗。少陰病難於得熱。熱則陰病見陽。故前篇

謂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然病至八九日。陰邪內解之時。反一身手足盡熱。則少陰必無此候。當是藏邪傳府。腎移熱於膀胱之證也。以膀胱主表。一身及手足正軀殼之表。故爾盡熱也。膀胱之血為少陰之熱。所逼其出。必趨二陰之竅。以陰主降故也。

七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耳目。是名下厥上竭。為難治。原文強發少陰汗。而動其血。勢必逆行而上。出陽竅。以諸發汗藥。皆陽經藥也。或口鼻。或耳目。較前證血從陰竅出者。則倍甚矣。下厥者。少陰居下。不得汗而熱深也。上竭者。少陰之血盡從上而越竭也。少陰本少血。且從上逆。故為難治。然則上條不言難治者。豈非以膀胱多血。且從便出。為順乎。

八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原文心煩不得臥。而無燥證。則與真陽發動迥別。蓋真陽發動。必先陰氣四布。為嘔為下利。為四逆。乃致煩。而且躁。魄汗不止耳。今但心煩不臥。而無嘔利。四逆等證。是其煩為陽煩。乃真陰為邪熱煎熬。如日中織雲。頃刻消散。安能霾蔽青天也哉。故以解熱生陰為主。治始克有濟。少緩則無及矣。

九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原文腹痛。小便不利。少陰熱邪也。而下利不止。便膿血。則下交滑脫矣。滑脫即不可用寒藥。故取乾薑石脂之辛。澀以散邪固脫。而加糯米之甘。以益中虛。蓋治下必先治中。氣不下墜。則滑脫無源。而自止也。註家見用乾薑。謂是寒邪傷胃。欠清。蓋熱邪挾少陰之氣。填塞胃中。故用乾薑之辛。以散之。若混指寒邪為熱邪。寧不貽誤後人耶。

十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少陰病。便膿血者。可刺。原文證兼下利。便膿血。則用桃花湯。若不。利。而但便膿血。則可刺經穴。以散其熱。即上文之互意也。

十一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豬膚湯主之。原文下利。咽痛。胸滿。心煩。少陰熱邪充斥。上下中間無所。

不到寒下之藥不可用矣。又立豬膚湯一法以潤少陰之燥。與用黑驢皮之意頗同。若以為燐豬皮外毛根薄膚則發少無力且與熬香之說不符。但用外皮去其內層之肥白為是。此藥大不可勿。陽微者用附子溫經陰竭者用豬膚潤燥。溫經潤燥中同具散邪之義比而觀之思過半矣。

〔十二〕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文原邪熱客於少陰故咽痛用甘草湯者和緩其勢也。用桔梗湯者開提其邪也。此在二三日他證未具故可用之。若五六月則少陰之下利嘔逆諸證遂起此法又未可用矣。

〔十三〕少陰病喉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文原熱邪挾痰攻咽當用半夏滌飲桂枝散邪若劇者咽傷生瘡音聲不出桂枝之熱既不可用而陰邪上結復與寒下不宜故用半夏雞子以滌飲潤咽更有藉於苦酒之消腫斂瘡以勝陰熱也。

〔十四〕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文原傳經熱邪至於手足四逆最當辨悉若見欬利種種之證其為熱證無疑矣。然雖四逆而不至於厥其熱未深故主此方為和解亦如少陽經之用小柴胡湯為一定之法矣。讀者詳之。

〔十五〕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豬苓湯主之。文原下利六七日本熱去寒起之時其人尚兼欬渴心煩不眠等證則是熱邪搏結水飲以故羈留不去用豬苓湯以利水潤燥不治利而利自止也。

〔十六〕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文原得病纔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則腎水之不足上供可知延至五六日始下必枯槁難回矣故宜急下以救腎水也。

〔十七〕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文原熱邪傳入少陰逼迫津水注為自利質清而無渣滓相雜色青而無黃赤相間可見陽邪暴虐之極反與陰邪無異但陽邪傳自上焦其

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文原熱邪傳入少陰逼迫津水注為自利質清而無渣滓相雜色青而無黃赤相間可見陽邪暴虐之極反與陰邪無異但陽邪傳自上焦其

人心下必痛口必乾燥設係陰邪必心下滿而不痛口中和而不燥必無此枯槁之象故宜急下以救其陰也。

十八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原六七日腹脹不大便則胃土過實腎水不足以上供有立盡之勢又非少陰負跌陽反為順候之比此時下之已遲安得不急。

十九少陰負跌陽者為順也此條叔和編入厥陰今移附少陰少陰水也跌陽土也諸病惡土尅水而少陰傷寒見證惟

恐土不能制水其水反得以泛溢水一泛溢則嘔吐下利無所不至究令中州土敗而真陽外越神丹莫救矣故予其權於土則平成可幾予其權於水則昏墊立至此脈法中消息病情之奧旨也按少陰水藏也

水居北方原自坎止惟挾外邪而動則波翻浪湧橫流逆射無所不到為嘔為咳為下利為四肢沉重仲景

不顧外邪惟以真武一法坐鎮北方之水水不橫溢則諸證自止而人之命根賴以攸固命根者何即父母

構精時一點真陽伏藏於腎水之中者是也水中火發所以其證雖陰其人反煩躁多汗而似陽仲景每用

乾薑附子白通之法以收攝其陽初不慮夫外感蓋陽出則腠理大開外感先出所以一回陽而了無餘義

也若用寒涼以助水則真陽不返而命根斯斷矣其有腎水衰薄邪入不能橫溢轉而內挾真陽蘊崇為患

外顯心煩舌燥咽痛不眠等證即不敢擅用汗下諸法以重傷其陰但用黃連阿膠湯苦酒湯猪苓湯猪膚

湯四逆散之類以分解其熱而潤澤其枯於中雖有急下三證反無當下一證所以前方俱用重劑潤下一

日三服始勝其任設熱邪不能盡解傳入厥陰則熱深者其厥亦深而咽痛者轉為喉痺嘔咳者轉吐癰膿

下利者轉便膿血甚者發熱厥逆躁不得臥仍是腎氣先絕而死也必識此意然後知仲景溫經散邪之法

與清熱潤燥之法微細曲折與九轉還丹不異後人窺見一斑者遇陰邪便亟溫遇陽邪便亟下其因莽滅

裂尚不可勝言況於聾瞶之輩乎茲分前後二篇暢發其義有知我者諒不以我為僭也

尚論厥陰經證治大意

厥陰雖兩經交盡之名。然厥者逆也。腎居極下。逆行而上。以傳於肝。故名曰厥陰也。邪傳厥陰。其熱深矣。熱深多發厥。厥證皆屬於陽。以陽與陰不相承接。因致厥也。厥後發熱。陽邪出表。則易愈。厥多熱少。則病進。熱多厥少。則病退。所以仲景雜用三陽經治法。即讖語之當下者。但用小承氣湯。微和胃氣。他證皆不用下。正欲其熱多而邪從外出耳。然厥證多兼下利。則陽熱變為陰寒者。十居其七。蓋木盛則胃土受剋。水穀奔迫。胃陽發露。能食則為除中。木盛則腎水暗虧。汲取無休。腎陽發露。面赤則為戴陽。緣是陽微。則厥愈。其陽絕則厥不返矣。所以溫之灸之。以回其陽。仍不出少陰之成法也。但厥而下利。陰陽之辨甚微。不便分為二篇。故發其奧於篇首。俾讀者先會其意云。

厥陰經全篇法五十五條

一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虵下之利不止。源消渴者。飲水多而小便少也。厥陰屬木。厥陰邪甚。則腎水為之消。腎消則飲水以自救。故消而且渴。其渴不為水止也。氣上撞心。心中疼熱者。肝氣通於心也。饑不能食者。木邪橫肆。胃土受制也。食則吐。虵者。胃中饑。虵嗅食則出也。下之利不止者。邪屬厥陰下。則徒虛陽明。陽明虛。木益乘其所勝也。此條文義。形容厥陰經之病情最著。蓋子盛則母虛。故腎水消而生渴。母盛則子實。故氣撞心而疼熱。然足經之邪。紋與手經有別。雖仰闕而攻。究不能入心之邪廓也。至胃則受俯。凌之熱。無可逃避。食則吐而下則利不止矣。亦緣邪自陽明傳入。胃氣早空。故易動耳。

二厥陰中風。脈微浮為欲愈。不浮為未愈。源

厥陰之脈。微緩不浮。中風病傳厥陰。脈轉微浮。則邪還於表。

三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源 丑寅卯厥陰風木之王時故病解

四厥陰病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原文

五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者亦然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為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原文厥即四逆之極陰陽既不相順接下則必至於脫絕也厥陰諸仲景總不欲下無非欲邪還於表而陰從陽解也

此但舉最不可下之二端以嚴其戒耳手之三陰與手之三陽相接於手足之三陰與足之三陽相接於足陰主寒陽主熱故陽氣內陷不與陰氣相順接則手足厥冷也然四肢屬脾胃為陰與胃之陽不相順接亦主逆冷所以厥證雖傳經熱邪復有不盡然者最難消息

六傷寒脈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脈遲為寒寒則胃中之陽氣已薄不可更用寒藥矣腹中即胃中胃煖乃能納食今胃食此名除中必死原文脈遲為寒寒則胃中之陽氣已薄不可更用寒藥矣腹中即胃中胃煖乃能納食今胃

冷而反能食則是胃氣發露無餘其陽亦必漸去而不能久存故為必死除者去也與除夕之義同又除者授也與授鞶帶之義同

七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為除中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尚在必愈恐其暴熱來出而復去也後三日脈之其熱續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為九日與厥相應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後三日脈之而脈數其熱不罷者此為熱氣有餘必發癰腫也原文少陰經中內藏真陽最患四逆故云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厥陰經中內無真陽不患其厥但患不能發熱與夫熱少厥多耳論中恐暴熱來出而復去後三日脈之其熱尚在形容厥證重熱之意正滿志讀者不可草草然得熱與厥相應尤無後患若熱氣有餘病勢雖退其後必發癰腫以厥陰主血熱與血久持不散必至壅敗也

〔八〕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為痺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痺原先厥後熱下利止其病為欲愈矣乃反汗出咽中痛是熱邪有餘上攻咽喉挾濕痰而為痺也然既發熱即無汗而邪亦外出所以利必自止若不

止則無汗明係邪不外出仍在於裏必主便膿血也便膿血者其喉不痺見熱邪在裏即不復在表在下即不復在上也

〔九〕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原前云諸四逆厥者不可下矣此云厥應下之者其辨甚微蓋先四逆而後厥與先發熱而後厥者其來迥異故彼云不可下此云應下之也以其熱深厥深當用苦寒之藥清解其在裏之熱即名為下如下利譏語但用小承氣湯止耳從未聞有峻下之法也若不用苦寒反用辛甘發汗益不引熱勢上攻乎口傷爛赤與喉痺互意

〔十〕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原厥終不過五日即上句之註脚見熱與厥相應陰陽一勝一復恰恰相當故可勿藥自愈

〔十一〕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藏厥非蚘厥也蚘厥者其人當吐蚘今病者

靜而復時煩者此為藏寒蚘上入其腸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蚘蚘厥者烏梅圓主之又主久利原此條微旨千百年來全無識者昌於篇首總括大意挈出腎陽胃陽一端原有所

自藏厥者正指腎而言也蚘厥者正指胃而言也曰脈微而厥則陽氣衰微可知然未定其為藏厥蚘厥也惟膚冷而躁無暫安乃為藏厥藏厥用四逆及灸法其厥不回者主死若蚘厥則時煩時止未為死候但因此而馴至胃中無陽則死也烏梅圓中酸苦辛溫并用以安蚘溫胃益虛久利而便膿血亦主此者能解陰

此而馴至胃中無陽則死也烏梅圓中酸苦辛溫互用以安蚘溫胃益虛久利而便膿血亦主此者能解陰

陽錯雜之邪故也

〔十二〕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為愈若厥而嘔

胸脇煩滿者其後必便血原文熱少厥微指頭微寒其候原不重然默默不欲食煩躁數日胃中津液傷而坐

困矣若小便利色白則胃熱暗除故欲得食若厥而嘔胸脇滿不去則邪聚中焦其後陰邪必走下數而便

血以厥陰主血也

〔十三〕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必便膿血傷寒厥四

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為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為進也原文以陰陽進退之義互舉其旨躍然

〔十四〕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死原文脈微而厥更加煩躁則是陽微陰盛用灸

法以通其陽而陽不回則死也

〔十五〕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臥者死原文

〔十六〕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原文厥證但發熱則不死以發熱則邪出於表而裏證自除下利自

止也若反下利厥逆煩躁有加則其發熱又為陽氣外散之候陰陽兩絕亦主死也

〔十七〕發熱而厥七日下利者為難治原文厥利與熱不兩存之勢也發熱而厥七日自是熱者自熱厥利者自

厥利兩造其偏漫無相協之期故雖未現煩躁等證而已為難治蓋治其熱則愈厥愈利治其厥利則愈熱

不至陰陽兩絕不止矣

〔十八〕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陰無陽故也原文六七日不利忽發熱而利渾

是外陽內陰之象此中伏有亡陽危機所以仲景蚤為回護用溫用灸以安其陽若俟汗出不止乃始圖之

則無及矣可見邪亂厥陰其死生全關乎少陰也不然厥陰之熱深厥深何反謂之有陰無陽哉

〔十九〕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原文陽邪必結於陽陰邪必結於陰故手足逆冷腹滿按之痛者邪不上結於胸其非陽邪可知其為陰邪下結可知則其當用溫用灸更可知矣關元在臍下三寸為極陰之位也

〔二十〕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濡脈虛復厥者不可下此為亡血下之死原文
濡音軟傷寒五六日邪入厥陰其熱深矣乃陽邪不上結於胸陰邪不下結於腹其脈虛而復厥則非熱深當下之比繇其陰血素虛若誤下之以重亡其陰必主死也此厥陰所以無大下之法而血虛之人尤以下為大戒矣

〔二十一〕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主之原文
前條之脈虛此條之脈細互見其義虛細總為無血不但不可用下并不可用溫蓋脈之虛細本是陽氣衰微然陰更血為不足故藥中宜用歸芍以濟其陰不宜用薑附以劫其陰也即其人素有久寒者但增吳茱萸生薑觀之是用乾薑附子寧不在所禁乎比而推之妙義天開矣

〔二十二〕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原文
大汗出而熱反不去正恐陽氣越出軀殼之外若內拘急四肢疼更加下利厥逆惡寒則在裏純是陰寒宜急用四逆湯以回其陽而陰邪自散耳

〔二十三〕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原文
此證較上條無外熱相錯其為陰寒易明然既云大汗大下利則津液亦亡但此際不得以救陽為急俟陽回尚可徐救其陰所以不當牽制也

〔二十四〕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原文
傷寒脈促則陽氣踴躍可知更加手足厥逆其陽必為陰所格拒而不能返故宜灸以通其陽也

〔二十五〕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原文
滑為陽脈其裏熱熾盛可知故宜行白虎湯以解其

孰與二陽之治不殊也

〔二十六〕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原文 手足厥冷。疑似陰邪。其脈有時乍緊。則是陽邪。而見陽脈也。陽邪必結於陽。所以邪結在胸中。心下煩滿。饑不能食也。此與太陽之結胸迥殊。其脈乍緊。其邪亦必乍結。故用瓜蒂散。湧載其邪而出。斯陽邪仍從陽解耳。

〔二十七〕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用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原文 太陽篇中。飲水多者。心下必悸。故此厥而心悸者。明係飲水所致。所以乘其水未清胃。先用茯苓甘草湯治水。以清下利之源。後乃治厥。庶不致厥與利相因耳。

〔二十八〕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咽喉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為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原文 此表裏錯雜之邪。最為難治。然非死證也。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則陽氣陷入陰中。下部脈不至。則陰氣亦復衰竭。咽喉不利。唾膿血。又因大下傷其津液。而成肺痿。金匱曰。肺痿得之。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者是也。泄利不止。未是下焦虛脫。但因陽氣下陷所致。故必升舉藥中。兼調肝肺。乃克有濟。此麻黃升麻所以名湯。而謂汗出愈也。按寸脈沉而遲。明是陽去入陰之故。非陽氣衰微可擬。故雖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泄利不止。其不得為純陰。無陽可知。况咽喉不利。唾膿血。又陽邪搏陰上逆之徵驗。所以仲景特於陰中。提出其陽。得汗出。而錯雜之邪盡解也。

〔二十九〕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趨少腹者。此欲自利也。原文 腹中痛。多屬虛寒。與腹中實滿不同。若更轉陽氣下趨少腹。則必因腹寒而致下利。明眼見此。自當圖功於未著矣。

〔三十〕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原文 本自寒

下是其人之平素胃寒下利也。較上條之轉氣下趨少腹者更為已然之事矣。所以繞病傷寒即不可妄行吐下。與病人真微瀆不可服梔子湯。互意若微瀆而用梔子則易湧易泄。本自寒下而施吐下則吐下更逆。其理甚明。註家不會其意。寒格者因誤施吐下之寒藥致成格拒也。若食入口即吐。格拒極矣。故用乾薑人參以溫補其胃。用黃連黃芩之苦以下逆氣而解入裏之熱邪也。

〔三十一〕下利脈沉而遲。其人脈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原文 下利脈沉遲裏寒也。面少赤有微熱則仍兼外邪。必從汗解。但戴陽之證必見微厥。汗中大伏。危機。其用法即迥異常法。下條正其法也。

〔三十二〕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原文 上條辨證此條用藥兩相互發。然不但此也。少陰病下利清穀。面色赤者已用其法矣。要知通之正所以收之也。不然豈有汗出而反加蔥之理哉。

〔三十三〕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原文 灸之不溫脈不還已為死證。然或根柢未絕亦未可知。設陽氣隨火氣上逆。胸有微喘則孤陽上脫而必死矣。與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正同。

〔三十四〕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原文 厥利無脈。陽去而難於返矣。然在根本堅固者。生機尚存一綫。經一週時脈還。手足復溫。則生。否則死矣。此即互上條用灸之意。所以不重贅灸法也。少陰下利厥逆無脈。服白通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厥陰下利厥逆脈絕。用灸法。晬時脈還者生。不還者死。可見求陽氣者非泛然求之無何有之鄉也。根深寧極之中必有幾微可續。然後藉溫灸為鸞膠耳。

〔三十五〕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原文 此與太陽中篇下利身疼。用先裏後表之法大同。彼因誤下而致下利。此因下利而致腹脹。總以溫理為急者。身頃曰消之。

可則是以動手即錯茲不厭繁複闡其要旨俾後學奉為指南云 再按厥陰終原無下法首條即先可戒

二下之利不止矣蓋厥陰多至下利中復有死證金匱云五藏氣絕於內則下利不禁此所以致戒不可下耶中間雖有用小承氣一法因胃有燥屎微攻其胃非攻其腸也雖有厥應下之一語乃對發汗而言謂厥陰內解其熱不應外發其汗耳豈可泥應下二字遂犯厥陰之大戒耶自晉迄今傷寒失傳過陽明二三日內當下之證及少陰二三日急下之證總不能下至厥陰六七日不當下之時反行下之在陽深厥深之陽證下之已遲萬一僥倖不過為焦頭爛額之客在亡血藏虛之人下之百無一生矣幾千年來孰任殺人之辜耶

過經不解法四條附三陰經後

過經不解者由七八日已後至十三日已後病過一候二候猶不痊解也然邪在身中日久勢必結聚於三陽太陽為多少陽次之陽明又次之及至三陰則生死反掌不若此之久持矣

辨原缺九字

陽用大小柴胡兩解一法

一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原文 過經十餘日而不知太陽證有未罷反二三下之因而致變者多矣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未有他變本當行大柴胡兩解表裏但其人之邪屢因誤下而深入即非大柴胡下法所能服故必先用小柴胡提其邪出半表然後乃用大柴胡始合法也

辨過經不解心下欲吐微煩微滿用藥宜審一法

二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溇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溇者此非柴胡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原文 此條註解不得仲景叮咛之意茲特明之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温温欲吐而不吐其人胸中痛大便反溇腹微滿鬱鬱微煩

一傷寒陰陽易之為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少腹裏急。或引陰中拘攣。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膝脛拘急者。燒棍散主之。文原陰陽易之病。註家不明言。乃致後人指為女勞復大誤。若然。則婦人病新差。與男子交。為男勞復乎。蓋病傷寒之人。熱毒藏於氣血中者。漸從表裏解散。惟熱毒藏於精髓之中者。無緣發泄。故差後與不病之體交接。男病傳不病之女。女病傳不病之男。所以名為陰陽易。即交易之義也。其證眼中生花。身重拘急。少腹痛引陰。筋暴受陰毒。又非薑桂附子辛熱所能驅。故燒棍禳為散。以其人平昔所出之敗濁同氣相求。服之小便得利。陰頭微腫。陰毒即從陰竅出耳。此條叔和彙於差後勞復之前。因起後人女勞復之疑。今移附勞復後。益見熱病之為大病。差後貽毒他人。其惡而可畏。有如此也。

尚論張仲景傷寒論凡八卷。前四卷詳論六經證治。已盡傷寒之義矣。後四卷推廣春月溫病。夏秋暑濕熱病。以及脈法諸方。聊與二三及門揚確千古。稿藏笥中。欲俟百年身盡名滅。然後梓行。以其刻意求明。令天下業醫之子。從前師說。漫無著落。必反嫉為欺。世盜名耳。不謂四方來學。日眾。手編不便。抄錄姑將前四卷授梓。求正大方。僕坊間購刻全本人書具在。寧致貽憾於續貂乎。

庚寅初夏喻昌識

